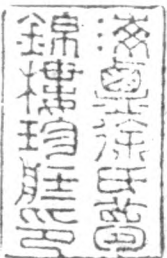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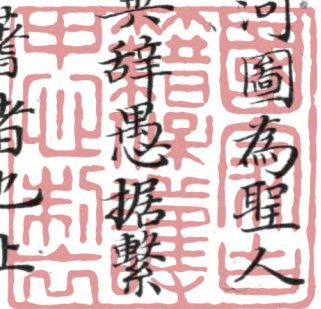




河圖說



注易之家自漢唐以下未有列圖於經之前者朱子指河圖為聖人作易之由獨創此例後來科舉之學遵用本義遂無敢異辭愚據繫傳攷之竊謂河圖之數聖人非因之以作易乃因之以用著者也上繫第九章程子移天地之數于大衍之前本義云大衍之數五十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得之則朱子固以河圖為著數所從出矣不知於十一章何復指為作易之由觀本章經文首云天生神物末云河出圖洛出書明是先有著龜後有圖書天之生著以為易用河之出圖列象以示著之用聖人則之者因圖象而立撰著之法也所以下



文接云易有四象在圖為七八九六在易為陰陽老少其數適相符  
聖人倚圖之中數用著行之自八卦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參  
伍錯綜以盡其變圖與卦爻遂相為用而不廢然則河圖之出造化  
所以通著卦之變耳若論圖象五十居中一二三四為位六七八九  
為數止有四象初无八卦也易有易之四象圖有圖之四象以七八  
九六合于陰陽老少而卦之變以出而著之用以神在伏羲畫卦之  
初止是一奇一耦於奇上再加一奇一耦于耦上亦加一奇一耦兩  
儀四象天造地設不假安排布置豈待列河圖于前模倣而畫卦乎  
夫畫卦之由吾夫子固明言之矣仰觀天俯察地近取身遠取物于  
是始畫八卦果若河圖為作易之由夫子何不云觀河圖而畫卦乎  
夫子所不言者愚不敢信也夫子所明言者愚不敢悖也

河圖說

客或難余曰因圖畫卦夫子所不言固已然則朱子之臆說乎曰非也其說出於劉歆行于緯書而傳于邵氏朱子特篤信弗疑焉爾按漢書五行志劉歆以虛義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春秋緯云河龍圖發禮緯含文嘉云伏羲德合上下地應以河圖洛書則而象之乃作八卦孔氏劉氏鄭氏因以河圖為八卦晁氏讀書志云緯書偽起哀平光武既以讖立故篤信之鄭元何休以之通經曹褒以之定禮自符堅之後其學始絕東漢尚讖緯其說相沿無足怪者厥後韓康伯注繫傳削而弗采也孔疏雖雜引衆說初不列圖於經也周子於易發太極之義第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於河圖无一

言也歐陽公深以龍馬神龜為不經嘗力闢之程子云无河圖八卦亦須畫陸象山曰河圖屬象非作易之旨袁樞仲亦疑河圖為後人偽作獨朱子堅信緯書之說于河圖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此與後世納卦家以文王八卦納入洛書者何異哉蓋朱子于易不宗程而宗邵邵氏之學則傳自陳希夷朱子亦自謂先天後天圖其說皆出邵氏而康節之子伯温作經世辨惑謂希夷學易止有一圖以寓陰陽消息之數與卦之生變則似河圖亦傳自希夷者但自希夷以前皆為方士所授受至希夷傳穆伯長伯長傳李挺之挺之傳邵堯夫本義宗邵始舉圖歸諸易耳善乎歸熙甫之言曰河出圖洛出書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不與大易同時不藏於博士學官千載之下忽出於山人野客私相付受雖其說自以為無所不通然有易則无圖可也或者又援論語河不出圖之言以相證此九傳會之甚者天下豈有河圖既出復有一河圖哉使後之圖不異乎前則何煩復出使前之圖有異乎後是兩河圖矣夫子吾已矣夫之嘆蓋在莫年即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之意如謂易因圖作則前聖人既作易矣河復出圖夫子又將作一易邪

余既作河圖說復細閱朱子全書其中數條有與鄙見相發明者

因摘附於左一附錄語云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  
一事玩此條則與河圖為作易之由朱子已似稍變矣一感興詩  
云羲皇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龍馬圖人文已宣朗又荅王伯  
禮書云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伏羲畫卦之法也玩此二條則作易  
之由朱子亦自謂不因河圖矣一與郭冲晦書云七八九六所以  
為陰陽老少者其說本于圖書定於四象大抵圖書七八九六之  
祖也玩此條則著數出於河圖朱子固嘗言之矣元儒胡雲峯說  
易專宗本義然於說卦第十章謂以一索再索為揲著求爻乃朱  
子未改定之筆愚亦謂因圖作易之說詳著于啟蒙得毋行世最  
蚤晚年於本義遂不復改定歟慎行年且七十方有志學易上無  
師承旁無朋友之講習間有所疑求諸注疏程朱而未能釋然者  
或從先儒語錄文集參稽得之意在攷信而已管窺雖指易道至  
大何所不容縱受嗤于衆目冀不獲戾于先聖爾

橫圖圓圖方圖說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橫圖凡八層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八分十六  
十六分三十二三十二分六十四以乾始以坤終中分復姤二卦陽  
起於復陰起于姤陰陽交錯位置天然莫不從一分兩中出康節謂  
猶根之生幹幹之生枝明道謂加一倍法此圖盡之矣方圓二圖形  
體雖殊大要不離乎此圓圖左陽右陰一順一逆皆從中起左自復  
數右自姤數歷四卦而為震巽又自震左數自巽右數歷八卦而為  
坎離自離左數自坎右數歷八卦而為艮兌自兌左數自艮右數歷  
八卦而為純乾純坤其次序與橫圖相合方圖自下而上有逆无順

亦從中起由震一陽次離兌之二陽而成乾之三陽由巽一陰次坎  
艮之二陰而成坤之三陰其分六十四卦疊為八層者第一層即橫  
圖自乾至泰八卦也第二層即自履至臨八卦也第三層即自同人  
至明夷八卦也第四層即自無妄至復八卦也推而至第八層即橫  
圖中自否至坤八卦也王魯齋云中斷橫圖左右回環是為圓圖八  
疊橫圖是為方圖薛敬軒云三圖奇耦皆相對是也今合三圖觀之  
乾得一而夬倍一而得大壯倍兩而得泰倍四而得臨倍八而得復  
坤得一而剝倍一而得觀倍兩而得否倍四而得遯倍八而得姤此  
是加一倍法初以六十四卦左右上下分之各三十二降而為十六

由十六而八而四而二而一此是減一倍法蓋卦順往故以倍而加  
圖逆來故以倍而減畫卦者漸分漸多筮卦者愈求愈少反復其道  
互相發明也邵子又云月者日之影陰者陽之影以其彼此交錯也  
然則偶者其奇之影乎橫圖之影緊相錯者也圓圖之影遙相錯者  
也方圖之影斜相錯者也知順逆加減之法又知奇耦相錯之理而  
後可與觀卦而後可與觀圖



卦變說

大傳云爻者言乎變者也未有爻變而卦不變者上經三十卦反對者十二下經<sup>三</sup>五十四卦反對者十六惟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八卦正反相同則反其奇耦以相配卦體既變爻則隨卦而變三百八十四爻無一爻不變即无一卦不變無一卦不變則必皆有成卦之由若所謂卦變者乃九六陰陽二老之爻主占者臨時而言作易時何曾有某卦自某卦來之說乎夫子於彖傳或言上下或言來往或言內外或曰進而升或曰行而得位見於訟泰否隨蠱噬嗑賁无妄大畜咸恒晉睽蹇解升鼎漸渙等十九卦朱子因指此十九卦

為卦變今据他卦推之如比損益三卦亦曰上下井彖亦曰往來又如屯以初上兩爻互換則成觀蒙以初上兩爻互換則成臨泰以初五兩爻互換則成井否以三五兩爻互換則成旅又如泰否二卦彼此互換亦可為四陰四陽之卦以初爻互換則為无妄為升以二爻互換則訟為訟為明夷以三爻互換則為臨為遯以四爻互換則為大壯為觀以五爻互換則為需為晉以上爻互換則為萃為大畜引伸觸類其於六十四卦中偶舉上下往來之義二公於十九卦亦猶豫隨等十二卦或言時義或言時用或止言時豈此外諸卦無時無義無用乎兩體中莫不有上下往來之象

夫子何必舉剛柔相易者一一明言卦變之由乎竊考卦變之說昉

於左氏

戴仲培曰左氏說變卦往往不過一爻薛文清讀書錄亦曰卦變只換一爻

演於虞仲翔而仲翔

之釋比卦曰師二上之五得位蜀才謂此本師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剛往得中為比之至朱漢上据之以定虞氏卦變其法以兩爻相易主變之卦動者惟一爻而已後李挺之為六十四卦相生圖則臨遯兩卦自第二變已後主變之卦兩爻皆動已失虞氏之傳朱子因李氏之說別為卦變圖凡一陰一陽之卦皆自復始來二陰二陽之卦皆自臨遯來三陰三陽之卦皆自泰否來四陰四陽之卦皆自大壯觀來五陰五陽之卦皆自夬剝來本取一卦之中剛柔相易兩爻

往來者也乃其擇十九卦則又不然有取諸一卦者有取諸兩卦者  
有云上自某卦來下自某卦來又自某卦來取諸三卦者非特與虞  
李二家不合即朱子亦自變其圖說矣凡卦以上體為外下體為內  
自外而內者為下為來自內而外者為上為往此易之通例也而无  
妄之剛自外來本義謂卦自訟而變九自二而來居初初與二同在  
內卦可謂之自外來乎此尤與經顯然不合者胡雲峯為之說云或  
謂外卦為乾震之剛自乾來本義固未嘗言也其餘或兩爻互易並  
居內體而上曰往並居外體而曰下曰來愚于各卦辨之詳矣薛河  
東以卦變為孔子之易愚竊謂卦變乃朱子之易也又按程傳謂卦

變者自乾坤來而闢古注責自泰來之說然据其所稱乾坤者皆三  
畫卦即泰否所分上下二體之乾坤也下乾上坤非泰而何朱子謂  
依程子變法則於四陰四陽之卦難通愚謂若依本義雜引兩爻三  
爻以證一卦之變亦何難通之有似未可是此而非彼也故余於雙  
溪王氏之言易獨有取焉曰卦變之說存而勿論斯可矣

天根月窟考

康節以先天圖為伏羲之方位又創為天根之月窟之說其詩有云  
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蘇君禹解之云復為天根陽含  
陰也姤為月窟陰含陽也愚考先儒有以八卦言者指坤震二卦之  
間為天根指乾巽二卦之間為月窟程前邨謂天根在卯離兌之中  
月窟在酉坎艮之中有以十二辟卦言者則以十一月為天根五月  
為月窟是已康節又有詩云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所  
謂三十六宮者其說凡六以八卦言者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  
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序積數為三十六又以乾一對坤八兌二對艮

七離三對坎六震四對巽五積四九之數為三十六又乾畫三坤畫  
六震坎艮畫各五巽離兌畫各四統計八卦陰陽之畫亦三十六以  
六十四卦言者三朱子曰卦之不易者有八乾坤坎離頤中反易者  
孚大過小過

二十八合之成三十六方虛谷曰復起于左得一百八十日始起午  
右得一百八十日一旬為一宮三百六十日為三十六宮周海門曰  
其往也由始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其來乎由復而臨而泰而大  
壯而夬而乾每六爻六卦往來共三十六也以辟卦言者一鮑魯齋  
曰自復至乾六卦陽爻三十一陰爻十五合之則三十六自始至坤  
六卦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合之亦三十六陽爻陰爻總七十二以

配合言故云三十六按以上諸說雖若各殊其以一陽生為天根一  
陰生為月窟則无不同也象數論曰康節以天根為性以月窟為命  
性命雙脩乃老氏之學其理為易所不言故其數亦於易无與今第  
因邵氏之說而攷存之

八卦相錯說

八卦相錯邵氏謂伏羲先天之學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先天八卦方位也邵子又有詩云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

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

經文云水火不

相射詩中刪去不字則又以否泰損咸恒益既未為八卦愚於此不

能無疑焉按南方位南與北對東與西對東南與西北對西南與東

北對皆就三畫卦對看未及重卦一陰對一陽二陰對二陽三陰對

三陽妙在爻爻相錯一與八錯乾坤也二與七錯兌艮也三與六錯

離坎也四與五錯震巽也相錯之象不在互易而在對待所以為先

天若彼此互易則為後天之流行矣今據其說推之否泰互易天地  
无定位矣既未互易水火乃相射矣損咸恒益互易一陰對二陰一  
陽對二陽矣不但方位變遷且與經文不合邵子又云八卦相交而  
成六十四卦愚謂合觀下文只是八卦用逆數方得相錯乾兌離震  
前四卦為往巽坎艮坤後四卦為來往者順乾一至震四皆用順數  
來者逆巽五至坤八皆用逆數數往者之順而知來者之逆所以巽  
五不次於震四而坎於乾一若巽五即次震四之後則八卦不相錯  
矣相錯只就八卦言似不當說到六十四卦蔡虛齋云以順逆分判  
八卦八卦之位既定則一卦各管八卦而六十四卦在其中矣不可

以相錯者為六十四卦皆逆數也先儒固有言之者矣亦非某臆說  
也

吳舫翁雲先後同天說先天圖象也後天圖運也先天乾南坤北  
後天居兌之二隅後天父母之心比先天更苦少女易悅父母欲守  
之兌金易暴父欲制之其過暴而母又欲解之其過悅而父又欲  
嚴之蓋西乃陰方先天防兌後天防兌其義一耳不然先天乾初  
即領少何為者乎至于出震齊巽即雷風之相薄見離勞坎即  
水火之不相射悅兌成艮即山澤之通氣乾坤夾兌即天地之定  
位豈有兩樣父母兩樣男女乎蓋先後之名有異而天則一先天  
乾南而後天離南乾虛其中即離離即乾也先天坤北而後天坎  
北坤實其中即坎坎即坤也先天離東而後天震東木生火震即  
離也先天坎西而後天兌西金生水兌即坎也先天震東而後天  
巽東南轉巽即兌兌即巽也先天巽西南而後天艮東南其  
成終者正成始也艮即震也先天艮西北而後天乾西北少男代  
父母代少男也乾即艮也豈非先天艮西北而後天乾西北少男代  
父母代少男也乾即艮也豈非先天艮西北而後天乾西北少男代

乎

辟卦說一

京氏卦氣以十二卦分配十二月其源發於子夏傳所云極六位而  
及坤於之復其數七是也本義於純陽純陰二卦不注四月十月其  
餘復臨泰大壯夬五陽長卦始遯否觀剝五陰長卦皆分注云此某  
月之卦則又祖京氏說也今按乾坤而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六卦  
三十六畫而陰之多於陽者十二下經遯壯夬始四卦二十四畫而  
陽之多於陰者十二上經自泰正月臨十二月復十一月皆陽月也  
則逆數已往自否七月觀八月剝九月皆陰月也則順推未來下經  
自遯六月始五月皆陰月也則逆數已往自大壯二月夬三月皆陽



月也則順推方來此陰陽多寡順逆自然之序也

辟卦說二

十二辟卦在上經者八在下經者四其說亦詳於邵氏以一歲之月  
一日之辰配一元之會一運之世皆十二也陽起十一月為復于辰  
為子十二月為臨於辰為丑正月為泰于辰為寅二月為大壯于辰  
為卯三月為夬于辰四月為乾于辰為巳陰起五月為姤于辰為午  
六月為遯于辰為未七月為否于辰為申八月為觀于辰為酉九月  
為剝于辰為戌十月為坤于辰為亥十二月三十六旬分之則七十  
二候十二卦三十六陽分之則七十二畫一陽之運息于復盈于乾  
消於姤虛于坤此其大略也按臨卦辭曰至于八月有凶十二月分

卦自文王始至京房卦氣圖以坎離震兌為四正卦主二至二分以六十卦分公辟侯大夫卿而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皆屬於辟每爻各主一候此辟卦之名所由昉要而論之陰陽升降不外乾坤十二畫中辟者主也為之主者在內故也吾于辟卦益明乾坤之理或問十二卦體但有乾坤震巽艮兌而無坎離何也曰震巽一陽坎離二陽二陰所以未便成三陽三陰者離中有少陰而二陽分必至於兌則陰在外二陽合始可進而成三陽之乾坎中有少陽而二陰分必至於艮則陽在外而二陰合始可進而成三陰之坤復姤一陰一陽之後必合十六卦而後成二陽之臨二陰之遯者

正以其間有坎離故也觀夫子於治歷明時則獨取諸坎離其義不昭然乎

中文說

中文之義注疏與本義不同孔仲達分內外卦以二五為中文朱子除初上二爻而取二三四五吳草廬則兼二說謂正說二為內卦之中互體三為內卦之中四為外卦之中今合六十四卦爻象辭觀之言中者多在二五兩爻惟復卦六四一爻益卦三四兩爻則以三四為中行說者以為此互卦也因取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周史為陳侯筮遇觀之否曰坤土也巽風也風行於土上山也杜元凱注云自二至五艮象為互卦占易之證凡卦爻所取象求之二體不得者求之互體往往得之非中文不備其以此歟然觀下文二與四同陰位用

柔爻貴得中四過中又以近五而多懼得中者二也三與五同陽位用剛不用柔而云柔危剛勝者指三也五則剛柔皆吉蓋三四不中而二五中譽懼功凶之分由此據經文遠近對五言貴賤以等言所謂中爻仍以二五為主但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中四爻互體不備耳

中爻互體說

邵子云卦用六爻乾坤主之爻用四位坎離主之今據所謂先天圓圖取為互法去其初上用中四位左方自乾至復三十二卦右方自姤至坤亦三十二卦取而互之各得十六卦皆以兩卦中四位相交而縮一卦實由六十四而三十二也蓋自太極肇判氣以成形由一以生二及夫兩儀既奠則形交氣感復合二而生一斯造化之機緘大易之精蘊也按其二體之序上則乾一至坤八兩兩對下則乾一至坤八四運迭周自然而然條理不紊誰為之哉造化之自然也復以此再互之左右各得八卦乾坤既未四四相比共十六卦皆以四

卦縮成一卦實由三十二而為一十六也夫造化以乾坤坎離為主故再互之卦則乾坤坎離具八體在下體則乾離坤坎分先後以著先天之體在上體則坎乾離坤明交錯以終後天之用也再以十六卦互之則成乾坤坎離否泰八卦蓋乾坤乃陰陽之純氣坎離得陰陽之中氣否泰則陰陽之交合乾坤為易之門于此不更可見哉統而言之子午當陰陽之極故兩互而乾坤之位皆不易所以定上下之位也卯酉當陰陽之中故一互而坎離為復姤再互則復姤歸乾坤而十六卦縮成兩卦矣所云乾坤為大父母坎離復姤為小父母以圖按之其序如此然互體既分上下則上下亦有中位正體則二五爻居上下卦之中所以多譽多功互體則三四爻為内外卦之中所以凶多多懼三四之中乃由變而成故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也

吾邑張待軒先生極闢中爻互卦之非謂孔子云非中爻不備者初上兩爻所不言中四爻備言之也二與四三與五乃總論中爻功位何嘗謂二三四為一卦三四五為一卦乎

廣八卦說

注疏於說卦取象字字分疏難免穿鑿之病本義又失之太略後學  
遂靡所折衷蓋夫子推廣八卦之象語大語小引伸觸類初非義類  
可拘有從文周彖爻例者有自引大象例者又有于說卦別取象者  
雲峯胡氏云周公以乾為龍夫子以為馬文王以坤為馬夫子以為  
牛象之不必泥如此然而求諸卦爻亦往往有合者如乾為馬則取  
諸大畜良馬遂內卦乾體也巽為雞則取諸中孚之翰音外卦巽體  
也坎為豕則取諸睽之豕負塗中爻互坎也離為雉則取諸旅之射  
雉外卦離體也兌為羊則取諸夬之牽羊外卦兌體又取諸大壯之

羝羊中爻互兌也又如乾為首于乾卦用九得之坤為腹于明夷外  
卦六四得之震為足于大壯內卦初爻得之巽為股于咸中爻互卦  
得之坎為耳于噬嗑中爻互卦得之離為目於履中爻互卦又於歸  
妹內卦九二得之艮為手于蒙外卦上九得之兌為口于咸外卦上  
六得之此外則有徧求卦爻而終不得其義者如坤卦辭言馬爻辭  
言水今則取為乾象蒙言金夫困言金車鼎言金鉉玉鉉卦中无乾  
體也此于乾象言之坤文言言天元地黃此則言于地為黑乾于爻  
言龍此則入震象賁四上兩爻言白卦中无巽體也此於巽言之坎  
初用事稱雲稱雨稱泉此則稱月未嘗見于卦爻也願言靈龜損益

言十朋之龜未嘗有離體也晉言鼫鼠未嘗有艮體也此則於離艮  
言之爻有兌月兌雨而兌象不及巽之用巫鼎之得妾亦无兌體也  
兌象則言之又如乾馬坤牛震龍艮狗兌羊皆重舉而巽雞坎豕離  
雉則不重舉乾言為園為君坤不言為方為臣凡若此者難以悉殫  
類非後人所能窺測揚龜山云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為之類其端使  
學者觸類求之耳此言得之學者只從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會其大  
意可解者解之不可解者毋以己說傳會強解之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聖人且云然學者願欲強不知以為知乎哉

姪克寬字說

季弟信庵之次子名克寬生二十二年矣丁酉五月試於有司始列名郡庠信庵請余字之余惟子生則父命以名及冠而字之乃朋友之道也雖然因其字以文其名且以寓訓勉之意即出于父兄胡不可遂字以居仁而語之曰克寬克仁之義首發於商書孔子于乾九二則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善解易者孰如子思其言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又孰如孟子其曰居惡在仁是也吾由是以思寬乃仁之量居乃行之本乎夫仁有全體焉有大用焉體則其居也用則其行也君子體仁居也足以長人則行矣以存仁心居也強恕而行則



行矣行豈有外于居者乎今進而與子言家庭從容乎父母之側疾  
言遽色無所用也更進而與子言學問涵泳乎詩書之味躁心迫志  
無所施也所謂從容涵泳者非寬而何子能體之則居者居此也行  
者行此也仁遠乎哉

克寬不以吾言為迂請筆之為字說

基字說

仲弟德尹之長子名基年十五克未郡博士弟子員請字於余古者  
十五歲曰成童二十曰弱冠未冠而字非禮也余將責成童以成人  
之禮焉爰字以履旋而為之說曰聞諸易大傳履德之基也基乎基  
乎今與汝言履卦之義可乎履者何步履也初上兩爻履之始終  
也初之素履進步也故曰往之視履退步也故曰旋夫士之處世  
無過兩途不患其不能進也既進矣則當思退步吾夫子于大壯亦  
取履義初趾趾而上不能退與此正相發明去過故有挾一往之氣  
直視無前自謂馳驟縱橫靡適不可要其終如泛梗飛蓬質之焉不

知歸宿之何在然後悔其無退身地步上居卦末閱歷深矣六三以  
跛履遇咥而履道者獲坦坦之貞九五以夬履致厲而履尾者有愬  
愬之吉人情之得喪安危皆其自取吾一一反而考驗焉任世途之  
險夷無以易其素履若戶然朝于斯出暮於斯入若路然前由此往  
後由此歸其進也不窮於晚節其退也不負其初心夫是之謂考祥  
夫是之謂元吉至是而獨行之願遂矣履道之能事畢矣無他基在  
故也上交統履之全卦義蓋如此此非余之私言也先儒嘗言之矣  
吳文正公之銘履齋曰中有實地下澤上天初履其往後視其旋基  
乎願汝三復斯銘也

沈廷芳字說

古者有字辭無字說男子冠而字自始加再加三加及三醴三醮皆賓  
為之賓既為之冠因而為之字因而為之辭率以頌寓規焉其或非  
賓而命以字非賓之辭而別作字說均之非古也沈子慎旃初名某  
既冠且字矣今更名廷芳復請字於余余援古義以告之終辭不獲  
則取離騷芳椒之義字之曰榘園夫草木之以芳見稱有若蘭者矣  
有若菊者矣有若芝與桂者矣吾獨取乎榘也何居按許氏說文云  
芳香草毛詩疏云榘之實香芳物也故榘聊之章咏其實載芟之章  
詠其馨榘花一頌出漢魏以下三百篇所不道然則騷之所稱固取

其實之薰臭味者而言非芳菲芳華之謂也沈子所居有園讀書閉  
戶徜徉乎其中挹彼繁衍資我芬郁予以奉親則樹盤是獻予以懷  
友則握柶可貽夫寧采春華而忘秋實乎哉爰系以歌曰園有樹有  
菜其目之子采之其香盈菊園有樹其味孔辛之子佩之其香遠聞

### 種草花說

窳軒之南有小庭廣三尋袤尋有六尺繚以周垣屬於檐端拓窓而  
面之主人無事以杖以履日蹢躅乎其間既又惡夫草之滋蔓也謀  
闢而蔣菡焉或曰松桂杉梧可資以蔭也是宜木主人曰吾年老弗  
能待或曰梅杏橘橙可行而列也是宜果主人曰吾地陋弗能容有  
道焉去其蕪蔓者而植其芳馨者是亦幽人逸士之所流連也廼命  
畦丁鉏荒穢就隣圃乞草花山僧野老助其好事徃徃旁求遠致焉  
主人樂之猶農夫之務穡而獲嘉種也蓋一年而盆盎列二年而卉  
族繁迄今三年萌抽於粟粒荻蕝於陳根芊芊芾芾紛敷盈庭兩菜

以上悉能辨類而舉其名矣當春之介夏之半雨潤土膏乘時以觀  
化見夫甲者坼芒者擢吾之生機與之俱動也已而含芬菲飽風露  
吾之呼吸與之相通也為之相其稀穢時其燥濕除厥蠹而根是培  
直者遂之弱者扶之蚤芳者吾披之晚秀者吾竦之洎乎風淒霜墮  
莖萎而實堅則謹視其候斂藏以待來歲焉吾之精神無一不與之  
相入也而且一薰一蕕別臭味也為稗為壯驗枯莖也或寒或暴紀  
陰晴也朝斯夕斯閱春秋也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也客徒知嘉樹之  
蔭吾身而不知小草之悅吾魂也徒知甘果之可吾口而不知繁卉  
之飫吾目也彼南陽之梓漆平泉之花木積諸歲月詒厥子孫洵非

吾力之所逮抑豈吾情之所適哉

請假葬親奏帖

編脩臣查慎行謹奏臣一介寒微遭逢

聖主由舉人召赴內

廷賜進士出身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特免教習改授編脩身叨

一第皆出

皇上之生成目識一丁皆蒙

皇上之教誨四年

侍直三次隨鑿方當俯竭駑駘仰酬高厚何敢遽陳私請冒瀆

宸聰但臣有萬不獲已苦情不得不叩顙于皇上之前者臣兄

弟少而孤露早失瞻依臣母見背已三十五年臣父下世亦二十九

年矣向因身賤家貧無力營葬自康熙四十三年正月間蒙恩賜

銀二百兩臣即寄回家中與臣弟協力買得墓地一區在所居龍

山西麓暫行浮厝令臣慎行與胞弟嗣琛嗣庭三人俱沐  
七年之中按置侍從而父母兩棺尚在淺土臣身係長子每一念及  
寢食為之不寧伏念我皇上以孝治天下在京大小官員例許  
回籍塋親臣備負禁近不便向衙門呈請恭懇睿慈俯准暫假  
半年歸營塋事祠墓一畢仍當星馳供職從此犬馬餘生皆効力之  
日舉家存歿永戴皇仁於世矣謹奏

武英書局報竣奏摺

臣查慎行臣錢名世臣汪灝謹奏為報明韻府彙完日期事臣等奉  
命編纂佩文韻府仰惟我皇上茹古涵今經天緯地崇禮

樂詩書之教煥日星雲漢之文立言脩辭傳世行遠自九重之  
撰述及乙夜所鑒裁莫不瀆發帝心宏敷聖訓光華炳曜  
萬禩為昭而韻府一書尤宸衷所注意欽頒體例御定規模  
每卷每帙排日進呈一字一句遵旨定奪其間繁簡去留盡  
由指授源流本末咸奉誨言諸臣采掇彌年而皇上披覽一  
過皆淵衷之所熟記諸臣廣搜眾籍而皇上開示片語悉

愚昧之所未聞至有屢蒙 口諭曾發 手批某事宜刪某條

宜補蓋我 皇上聰明天宣 睿哲性成加以博極群書淹該

四庫誠非末學小臣所能仰窺萬一也先年臣孫致彌偕臣張元臣

臣趙晉臣吳廷楨臣廖廣謨臣宋至臣吳士玉臣盧軒并臣汪侯陳

至言趙申李周彝何焯朱書等編輯自一東至五尾已成三十五韻

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張常住李國屏傳 旨命查慎行錢名世汪

灝往武英殿分纂上去入三聲大約不過一半年間可以竣事又傳

旨將書畫譜三人要回並各館上寫好字者令臣等選用欽此

臣慎行等三人凜遵 聖諭將未經纂輯自六語起至十七洽止

共七十一韻分為三股偕臣元臣臣廷楨臣廣謨臣至臣士玉臣軒

并力分纂今年閏七月初八日臣晉服闋赴 殿協力纂脩將臣

楊瑄臣蔡升元臣查昇臣勵廷儀臣名世臣蔣廷錫臣張廷玉臣慎

行臣灝臣賈國維臣陳壯履等內增藁本并大學士臣張玉書臣陳

廷敬臣李光地尚書臣徐潮臣王鴻緒臣李振裕左都御史臣徐元

內閣學士臣顧悅履等外增藁本合并校閱增刪於今八月二十四

日所纂各韻俱已告竣現在陸續交付繕寫人負剋日分寫理合先

行奏明其繕寫人負先經致彌在殿時有鄭為龍李同聲王懋訥宮

懋諒選陸箕永馮守禮王敬銘汪俊洪昇王壽揚希曾十二人去

年四月現在殿中校錄者有李同聲王懋訥宮懋諒陸箕永馮守禮  
王敬銘汪俊洪昇八人五月以後由書畫譜數下者有王世繩顧藹  
吉表巖生孫起範吳暄蔣深六人由方輿館取入者有胡期恒叢潤  
田廣運沈經周旋五人由子史精華館取入者有錢于樹範于枋張  
育徽潘秉鈞高位錢阿瑛丁圖南胡宸基八人由孫致彌奏明發下  
者有孫農祥程瓚二人又續下孫順一人諸臣皆感荷皇上高  
厚之恩欽取在殿辦事且優給月俸住房衣服一視內官學教  
習之例各懷向榮之心同矢報答之願上緊校錄不敢懈怠通計臣  
等纂完各韻彙本九月盡可以寫畢再加校對盡呈御覽理合

一併聲明又一件先年編輯一東韻時

皇上曾諭將有覺無空

四字補入彼時未經查明出處而東韻已刻完今臣等查得有覺無  
空有空無覺二語出王安石金陵語錄理合粘寫請

旨如蒙

俞允應於空字末幅刪去摘句將此條改補伏候

聖裁謹奏



佩文韻府告成公請

御製序文奏摺 擬蒙

臣陳廷敬 臣李光地 臣勵廷儀 臣錢名世 臣查慎行 臣汪灝 臣蔣廷

錫 臣陳壯履 臣張廷玉 臣趙晉 臣吳廷楨 臣賈國維 臣吳士玉 臣周

彝 臣盧軒等謹奏欽惟

皇上道貫天人學兼德藝樹百王之

標準萃羣聖之精英 萬幾之暇怡神詞翰天章雲藻炳耀古今

嘗以韻府羣玉五車韻瑞二書頗適作詩選韻之用而簡畧空疎不

精不備於康熙四十三年六月 特命南書房翰林諸臣增補訂

正漸次成編猶以典故或未極博復 命臣廷敬等再加蒐討以

裒益之既有原本增本之殊又有內增外增之別兩編並列未集厥

成隨於是年十二月開局于

武英殿大發內府書籍別選翰林

官考授合併逐日繕寫進呈

御覽乃付梓工一字一句經

聖心斟酌而始妥當去當取稟

皇言指示而後定名為臣等數

十人之採輯其實皆出自

皇上一人之睿裁故能囊括高深網

羅鉅細海含地負玉振金聲不獨作詩者便於取材即作文者亦堪

資攷證洵為類林之拔萃苑之菁華者矣經今八載於五十年十

月全書告成共一百零六卷一萬八千餘頁卷帙重大篇章繁富乃

人間稀有之書冊府珍藏之本不有

宸章弁冕何以昭示來茲

臣等謹薰沐齋虔稽首頓首恭懇

皇上御製序文式冠簡端如

北辰之領衆星如東瀛之攝百谷要使普天率土共瞻文治之光華  
學士經生益觀書倉之奧曠歷千秋而不朽輔六籍而永垂臣等不  
勝踴躍歡忭之至

辛卯十月十五日於暢春園啟奏本日奉

旨序文著大學士擬進名單內

御筆鈎去趙晉何焯二人自京江相國而下無論存歿凡在編纂之

列者著一一另開

武英書局報竣回奏摺子 辛卯十月初十

本月初六日監造臣和素傳

上諭所奏佩文韻府告成知道了

這摺內脩書人負誰脩的多誰脩的少走了幾年誰勤誰惰可令查慎行錢名世汪灝等查明即注在名單之下再奏欽此欽遵臣慎行等伏念編纂此書首尾今經七載遷延歲月僅獲報竣糜費錢糧亦復不少仰勞 皇上百方指授示以去取之則多番策勵限以繕完之期臣等材質庸下資力遲鈍既不能先期集事并不能如限告成 恩幸有加曠鰥難遣復蒙 皇上俯垂明訓過量優容聞 命之下不勝惶悚感激至於校錄官生亦皆荷破格

殊恩出入殿廷光榮已極衣裘房屋  
賜賚頻仍教養生成  
天高地厚區、校錄報効幾何雖經臣慎行等三人編輯既定派令  
繕寫各限頁數每日交收其進  
呈寫本發刻宋字本及刻就樣  
本以暨進  
呈宋字寫本亦俱分派每日校對不容推避偷安亦  
不令此多彼少此乃在局人負之常分何敢言勞臣等誦述  
皇  
恩宣示  
聖諭校錄人負跪聽之下惟有惶恐戰慄互相媿責  
感激流涕永矢犬馬而已謹將校錄各官生行走年月開列  
奏

聞  
十五日奉  
旨名單交與揆叙

答鉛山令施淳如書

去歲家對寅工東歸具審吾兄方脩舉廢墜表樹先型私心歎仰匪  
朝伊夕頃唐子星聚過舍知鷺湖書院近已落成承枉書幣見招將  
委以脩志事分當躬詣講堂面承範誨而老病頽齡精力就衰憚  
於跋涉瀕行復止但有神馳昔蔣仲永宰鉛山改築學宮朱子稱  
其知化民成俗之先務顧學校興廢有司與有責成至于書院之在  
郡邑當事者率視為可有可無往往任其圯仆向非實有志於聖  
賢之學欲溯其源流而泯其同異者孰肯於先儒過化之地汲汲以  
舉廢為事乎吾兄獨慨然毅然為此於舉世不為之日自淳熙乙未

歷今五百四十餘年矣榛蕪一闢頊還舊觀固宜至誠所動由上官而徹宸聰此真吾道之幸千載一時也然愚竊謂天下事初始固難善後亦復不易白鹿書院初亦仍李氏之舊耳及朱子整頓維新規模式廓去任後猶惓惓致書於錢子言黃商伯輩因其教而永其傳弟往年曾親至斯地瞻仰之下肅然起敬先謁禮聖殿次宗儒祠次先賢祠時主洞者建昌安義兩學博諸生從游者不下三四十人次第來揖與之語皆恂恂謹退無子矜佻達之風則又竊喜竊嘆凡流連三晝夜乃去夫朱子距今已遠而良法美意猶未至盡廢者推原其故蓋由廣置洞田也按洞田舊隸多至二千三百餘畝今

雖未能似宜先置數頃計畝勒石虛其左方後有同志以次漸增不但廩給師儒且可計其贏為歲脩之費如此庶不幸初興之舉庶可垂久遠之模要使此邦人士群知賢侯深仁厚澤惠我無疆父兄師弟交相勸勉將由科舉之業以求進乎身心性命之微西江固昔所稱理學名區也安知自今以往不有聞風興起者乎鄙懷區區所屬望者實在於此此外更有應酌條件疏於別箋茲凡起例事歸賢宰至草創編輯之役弟雖不文固不敢辭不盡之意特命小兒克承代陳諸祈照鑒不備

語作點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公送諦輝禪師再住龍井啓

伏以蓮華掌上千重障碧海之瀾貝叢林中百級辨丹梯之路雲無  
心而出岫鶴隨錫以還山瓶拂生風人天有慶恭惟某師昔闢三關  
功深七淨戒珠忍鎧慧明早證乎一襟香積軍持供養普同乎十地  
方其撲塵見佛已推鼓而上堂及乎為法求人乃鳴鐘而退院下座  
自鷲峰以後結茅於龍井之傍石火如星祥光屢現源泉比鏡定水  
忽清山中有此奇緣衆口傳為盛事爾乃振錫避蟲井錘代鶴翔於  
寥廓寧同域魁之形視若烟埃不作鷓鴣之戀正宗淡薄何妨離俗  
而自超外道崢嶸方且入羣而不亂半肩差辨衲上吹毛一印重圓

臺前剡州辨才之復歸天竺紛出寶光了元之常住金山偈留玉帶  
此駢馳慧駕力稍倦於津梁而影定智燈道仍高于宴坐者也其等  
識鑿難窺心塵易壅情微出世慚斷酒之蕭綱工少破邪愧長齋之  
王奘惟是春園柳路企香象於禪林海月素津仰宗風于法界製頭  
陀之頌幸遇簡栖羨廬岳之游將泛惠遠伏願佛日長輝慈雲大布  
龍宮鶯殿超九劫而景象恒新東震南離合四大而光明徧燭則  
山靈有主報恩於蓮目果唇沙界無方奪彩于珠還壁合矣

形家五要二編序

史記有堪輿家本日者之流也許叔重注淮南子云堪天道也輿地  
道也漢書藝文志有堪輿金匱相傳為葬書之始顧形家多祖管郭  
云攷之史輅本傳不及營地域事惟過毋邱儉墓數言耳璞所受青  
囊中書已為火焚傳所載者惟為毋卜葬一事迨五代迄唐其術乃  
盛行葬經及狐首地理諸經出焉自是以來葬師輩出其書日益多  
八式八分青烏白鶴金鍼玉尺碎山踏地種種名目難以枚舉大抵  
人執一說各名一家吉凶禍福彼此互異非惟互異抑且相反為人  
子孫者將何所取衷以解惑哉余初不詳此因亦不甚信向為先

父母營葬西阡粗就大局而已比緣老病退休長子天亡或者歸咎於新壟然終不為所惑也一日方讀易族祠在辰以武原萬君雲從形家五要來索序萬氏自仙師以後子孫得其傳者數世矣初為正編繼為補編其說一以理氣為主余于是躍然起曰大傳所謂俯察地理非言理乎所謂山澤通氣非言氣乎地有地之理山澤之氣何莫非地之氣乎氣以顯理而理寓乎氣離而二之不得也萬氏以儒者之學行形家之術竊之乎惟恐人之昧於理氣以自欺而欺人推是心也仁人孝子不忍薄於所親必有道矣余雖不習形家之言喜其於易道有合也于是乎書

### 永思集序

周禮太祝掌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誄之有辭載於春秋傳其在曲禮曰里有殯不巷歌望柩不歌三代以前有誄辭無輓歌也顧誄辭非可泛加賤不誄貴少不誄長曾子言之矣輓歌則起於漢初薤露蒿里之曲相傳田橫門人所作後李延年分而為二以薤露送王公以蒿里送士夫千寶所謂葬家之樂執紼相和之聲是已魏晉以降如袁山松陶元亮輩或自作輓歌習俗相沿或文游媿戚各哭其私或子若孫乞諸同時作者用為不朽之託而哀挽篇章遂與墓壙志銘並舉不廢抑所以慰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意



事雖不古君子特有取焉嘉禾鄒學博駕枚以其尊人八十二翁迪  
功君行述屬予填諱既又徧徵同郡詩人挽章題曰永思集將付梓  
介祝孝廉景和復來問序詩不云乎永言孝思書不云乎慎厥身脩  
思永元儒胡雲峯亦云孝貴永思永則不匱鄒子既不忘其親則所  
以顯親揚名而永其傳者即是推之有餘矣何必廢寥莪之休然後  
為孝乎南書房史官海寧查慎行纂

止齋姪駕湖詩序

詩三百篇小雅之材七十二大雅之材三十一菁莪棫樸辟雍鼓鐘  
胥關風化之大者是以魯作泮宮采芹致頌鄭廢學校城闕貽譏  
蓋詩之道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先王著為教焉當其時卿大夫之  
退老於家者及其鄉之賢者咸得抗顏為師黨庠術序春誦夏絃  
不啻父兄坐於上子弟承于下也故教行自迤而風化以成後世筮  
仕者自一命以上率去其鄉惟學官猶為近古則由其道以善其  
俗固莫先於詩教矣吾宗止齋蚤年有聲場屋既不得志益肆力  
於詩晚司訓于禾郡之秀水秀水距吾鄉百里而止齋與其弟聲山

三十年前文酒徵逐之地也今之執經請業于予而來及門者非疇昔交遊則其子弟止齋儼然師資自處復以風雅倡率之兩湖之間辦香初地詩社之流風未泯也吾知秀之士耳濡目染此唱彼和于以繕性于以陶情有在泮之好音無子衿之能達采風者將舉一邑式天下焉然後為詩教之成而吾於止齋所為樂觀其成者也茲集之刺夫豈徒批判既竣輒道此意以為序

曝書亭集序

康熙戊午朝議脩明史

天子慎選局僚

命在廷各舉所知

明年己未特開自詔之科

親試體仁閣下擢高等五十人於是

秀水竹垞朱先生由布衣除翰林檢討充史館纂脩官其後十餘年間同時被用者多改官去或列顯要躋卿貳而先生進退迴翔仍以檢討終老論者以為當史局初開時得先生者數輩專其任而責其成則有明一代之史必可成成亦必有可觀若以未盡其用為先生惜者余獨謂立言垂世先生自有其不朽者在史局不與焉先生天資明睿器識爽朗於書無所不窺於義無所不析蓋嘗錯綜人物而

比量之博物如張茂先多識如虞秘監淹通經術如陸德明顏師古  
熟精史乘如劉知幾劉遵父兄弟貫穿今古明體而達用如馬鄱陽  
鄭夾漈王浚儀而乃濟之以班馬之才運之以歐曾之法故其為文  
取材富而用物宏論議醇而考證確嘗謂孔門弟子申黨薛邦後人  
不當以疑似妄為廢斥謂曲阜縣令宜用周公後東野氏為之謂鄭  
康成功存箋疏不當因程敏政一言遽罷從祀謂王陽明事功人品  
炳烈千古不得指為異學輒肆詆譏凡此皆有關名教之大者世徒  
知先生文章之工不知其根柢六經折衷羣輔雖極縱橫變化而粹  
然一出于正如此其稱詩以少陵為宗上追漢魏而泛濫於昌黎樊

川句酌字斟務歸典雅不屑隨俗波靡落宋人淺易蹊徑故其長篇  
短什無體不備且無倣不臻他若商周古器漢唐金石碑版之文以  
及二篆八分莫不搜其散軼溯其源流往往資以補史傳之缺畧而  
正其紕繆下至樂府篇章跌宕清新一掃花間艸堂之舊填詞家至  
與玉田白石並稱先生亦自以無媿也平生纂著曾兩付剞劂未仕  
以前曰竹垞詩類文類序之者多一時名公巨卿高材績學之彥通  
籍後曰騰笑集先生自為序并屬余附綴數言者也晚歸梅會里合  
前後所作手自刪定總八十卷更名曝書亭集刻始於己丑秋曹通  
政荔軒實捐資倡助工未竣而先生與曹相繼下世賢孫稼翁徧走

南北乞諸親故續成茲刻斷手於甲午六月於是八十卷哀然成全  
書矣余里居無事既分任校勘稼翁復來乞序余不才何足以序先  
生之文顧念中年從事問學質疑請益受教最深又幸托中表稱兄  
弟自謂生平出處之跡以及入朝歸老之歲月與先生有仿佛相似  
者噫自己未迄今三十六年向之為先生序集者惟余在耳則推原  
作者之意以塞賢孫之請固後死之責也其又敢辭先生有才子名  
昆田字西峻先十年卒有詩十卷稼翁遵大父治命附刻于後昔黃  
氏代擅集朱氏韋齋集兩翁之傳皆因賢子今西峻則附名又以傳  
比于蘇家之有叔黨覽斯編者如讀文忠集而兼得斜川詩非快事

與康熙五十有三年歲在闕逢敦牂且月辛未下澣海寧查慎行序

秋影樓詩集序

秋影樓詩集者余房師東山汪公所作也癸酉秋公舉京兆與余同出德清徐先生廬陵彭先生之門後三年丁丑公成進士又三年庚辰以第一人及第而余坎壈失職連不得志于有司惟公於聚散之際執手歛歔所以勞苦而慰勉之者甚真且摯迨壬午冬余被

召入內廷癸未三月倖舉南宮實出公分校禮闈本房所薦既釋褐登堂脩敬公迎笑曰吾兩人平時契分何等今乃以此禮見邪余拜公答拜終不肯以師道自處仍以執友待之甫一月而余扈從赴口外公亦於是年八月奉太安人南歸明年車駕渡江特命

公居家食俸校刻全唐詩丙戌七月書局未竣而公訃忽至余時適請假塋親急裝過返取道虞山哭公於寢遺孤尚在乳抱太安人出編見屬余受而藏之會還朝期迫忽忽未暇付梓及癸巳秋长假還鄉乃檢諸篋笥亟命楷書生繕寫做宋本開雕距公下世已八年矣追維癸酉以後託同譜者十年在門墻者四年其間執弟子禮從容邱舍親承色笑者無過一月中之三數日耳此余於校閱之下不禁撫卷心傷淚流承睫者也刻既成敬識始末以板歸諸公子俾藏於家集凡九卷每卷篇什多寡不同皆公所手定庸仍其舊使公子知先人手澤存焉耳若夫公詩之體格位置當在大歷以後長慶以前諸名家間慎行門下士也何敢輕為倫擬則以俟天下後世讀其詩而論定之者海昌門生查慎行謹序

六峯閣詩序

唐以來稱詩家無過少陵杜氏其自言曰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名  
蓋少陵家法實本乃祖膳部公然其父奉天公閑初不以詩名其子  
宗文宗武孫嗣業亦未聞有詩傳後也將毋風雅一道自具性情雖  
父子祖孫不能私授與抑或人各有集而傳之不永歟未可知也秀  
水朱子稼翁為竹垞檢討之孫西岐文學之子自其少時稟承庭誥  
研味篇章凡祖父之客來登潛采堂者類皆當代名流稼翁周旋函  
丈言論風規漸濡有素故其為詩磊砢多英寓懷蘊藉宮商亢墜句  
酌而字斟有肆好之風無雕績之習信能克繼家聲者矣曩挾其著

述薄遊京師受知於相國太倉公薦入春秋經局比暫假歸大暑中  
遇<sup>過</sup>余邨居出新刻六峯閣詩藁屬為弁語昔危太樸序廣信桂氏三  
世文集以為儒林盛事何幸於朱氏復見之余既為檢討公校序曝  
書亭全集兼及西峻笛漁橐今狗稼翁之意復援筆書此稼翁年方  
壯學當日富充其所至何敢限之於詩或者留朱盡之年獲觀其所  
成就豈非餘生幸事與

葛友峯文集序

葛君友峯以所著古文四集屬余為序每一執筆盡焉心傷欲作而  
輒止者屢矣蓋友峯為余叔母葛太君之愛弟余亦父眉石公早世  
亦母苦節依母家以居君之事寡姊如母也余兄叔寶為遺腹子自  
乳抱及成人依託舅氏君之視孤甥猶子也亦寶兄既娶且生子矣  
復不幸父子相繼以歿先君命余季弟信菴為叔父母後君之待  
吾弟無異于所自出也蓋兩家存亡似續之際宿昔之分誼如此自  
余年十五六時往來亦母家未嘗不與君相見見則數晨夕奉教言  
如是者十餘年其後余奔走四方間一還家則叔母已下世城中一



掾余弟弗能有仍返先人之敝廬君亦厭邑居之囂雜抱其著述遠  
蹟僧寮去秋余长假歸里邂逅君子於紫微山下則幅巾野服飄然為  
世外道人裝矣會大宗伯許公引年 予告卜居兩山之間君既  
研席老友余以門下士時時過從得與君握手道故慰勞如平生吾  
兩人晚節之周旋又如此然則余雖不忍序君之文而誼固有不可  
終辭者因縷述今昔著於篇以塞其請亦使讀茲集者知天下有至  
性然後有至文若友峯之篤于內行而不薄所親澹於取名而脩然  
榮辱得喪之外任舉一端皆可矜式固不待文而始傳也况其文之  
足以信令而行遠者乎

自吟亭詩藁序

癸巳夏余請假將出都同年十數人餞飲於陳甥秉之寓舍酒半山  
陽阮君越軒起執余手曰先君子平生喜作詩未嘗出以問世存者  
不肖手輯向欲乞序於君以垂不朽今君行有日矣敢以請明日詣  
吾門以自吟亭藁上下二卷見示余受而讀之合諸古作者之意可  
傳者蓋十五六焉夫自漢魏以降稱詩家不知凡幾其裒然成集者  
皆自謂可傳者也願或傳焉或否焉幸而傳矣又不能久且遠何哉  
傳家易而問世難問世易而傳世難也夫子孫之於父祖苟無墜其  
業則必思永其傳以為吾先人手澤存焉耳乃其足不踰戶庭名不

出鄉曲雖窮年斲、著書滿家而世不及知且世又多貴遠而忽近、  
者自王揚盧駱李杜韓孟諸公輕薄謗傷同時且不免故曰問世難  
其或喜交游鶩聲譽上之官資氣力足以奔走一世遂羣然推目曰  
此著作手也次則借資於當路流傳唱和互相標榜亦可要名於一  
時迨沒身而後交游盡而聲譽銷向所撰述如螢光燭火隱見叢殘  
蝨蝕之餘幾何其不湮滅也故曰傳世難今先生之詩可以傳矣願  
不汲汲自求其傳而待後人以傳後之人不以為一家之私言而出  
而問諸世而世果以為可傳則其傳之必遠且久無疑也蓋先生初  
亦有志用世嘗兩至京師既而歷充豫吳越之郊所與往還贈答者  
非前朝佚老則當代賢豪鉅公也顧不假其游揚汲引之力爾乃歸  
憇林廬孤吟獨詣其志潔故其神清其品高故其辭簡誦先生之  
詩而論其世蓋詩又以人傳也天下後世倘有以余為知言者庶無  
負越軒請序之意乎



署曰辨香菴所與遊者非山林逸士即諸方禪衲也一時後進從之  
學詩者甚衆宜山搜鞋藤杖婆婆乎其間么絃孤韻漸詣平澹雖若  
不甚經意有他人錘煉所不能到者矣今此卷大率四十以後之作  
以余所見如泊京口望金山諸什及甲寅乙卯間偕愚兄弟分題校  
韻亦不下數十首今皆失錄蓋宜山天機流露信筆成章初不自愛  
惜脫手或為人取去搜輯散亡固門弟子職也余老向空門亟思因  
病請假歸與宜山結西方之社而今不可得矣回首前塵恍成昨夢  
存歿之感不禁愴然於懷也

田居詩序

戊午秋竹垞朱先生自北歸亟為余稱龔太常公子衡園之詩余初  
未之識也甲子夏游學京師太常已下世衡園方同竹垞僦居古藤  
書屋昕夕過從迭相主客余得託末契于其間始恨交衡園之晚而  
信竹垞之不欺也蓋太常公分守通永時竹垞實客其所衡園虛懷  
善下加之博學好古一洗時世紈綺裘馬之習而惟揚風抗雅請益  
折疑由是業日益進未幾竹垞薦入史館令子西峻賢而有文衡園  
復訂交紀羣之間當是時官商扣擊一往而情淡讀衡園之詩者有  
雞鳴風雨伐木取友之思焉及衡園補官郎署巡歷海關擢言路任

臺長操持紀綱之地不肯與衆浮沉時竹垞已飄然去國往往古處  
相期貽書敦勗未幾蘅圃亦以言事休官矣其出國門詩有云三黜  
已容歸故里短章何用乞西湖又云聖恩不忍揚其短臣職終慚未  
盡言讀之者謂有先野詩人畏罪苦而好正直之思焉晚歸武林築  
室於城北隅署曰田居距竹垞家二百里而近間或撥權造門燭跋  
杯闌縱談往昔已而竹垞薄游閩粵蘅圃溯湖湘而南所得詩各盈  
帙兩人末路之相於又如此丁酉冬余有羊城之役道出會城蘅圃  
袖田居詩十卷過余寓屬為之序携諸行笈歸來未及報命遽聞蘅  
圃之訃嗟乎已矣古藤文酒之樂歷々目前天不憖遺老成頓盡竹

垞既喪君又云亡自今以後豈復有風流相賞如二老者乎雖然蘅  
圃亡矣固有不亡者存余既為竹垞序曝書亭集復為蘅圃序田居  
詩二集行當並傳則余之姓名且藉以垂不腐矣

卓蔗邨詩序

余衰病杜門學殖荒落時未廢詩姻親朋好有不鄙而徃教者徃  
飲予之欲摩挲老眼必終卷而後已性之所好不自解也一日陳子  
周乾攜舅氏卓蔗邨詩藁見示余受而卒業不禁盛衰存歿之感焉  
自余十三四年時負笈從師棲水僦居卓文亮菴家亮菴蔗村大阮  
也時蔗邨大父諭德公事 章皇帝為侍從儒臣尊甫孝廉公亦  
以科名踵起浙西之推門望者歸卓氏其後二十餘年再過塘西始  
獲與蔗邨兄弟游則王謝門風繩承弗替是時東南社事方興蔗邨  
及張岫老輩為一鄉領袖四方士大夫徃來西吳東越者必弭揖造

廬戶外之履常滿酒闌燈灺闌韻分題蔗邗于其間雜誦高吟聲淵  
淵若出金石所老從而和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一時命侶嘯傳之  
樂遠近傳為盛事云及余投老歸田親戚故舊凋喪殆盡過所老故  
居則已易主蔗邗墓木且拱矣撫茲卷也能毋盡然以傷乎周乾請  
予為校定略加去取予應之曰蔗邗之詩一生本末存焉予方反覆  
尋繹如追昨夢而勸前塵零章斷句皆可愛惜又忍抵玉于崑岡捐  
珠於滄海乎

趙功千漉舫小藁序

元皮昭德學詩於孫少初孫歿昭德刻其詩以傳世吳草廬序其始  
末謂可拯頹風而厲薄俗及序昭德之詩則又稱其才優而學贍蓋  
詩之為道雖發於性情而授受淵源必推所自學之貴有本也如是  
夫仁和趙子功千吾友沈礪房高弟也既為其師刻梵夾集屬余序  
之矣復以已所著漉舫小藁寄示喜其事適與前賢合也為書數行  
於簡首草廬不又云乎才繇乎天學由乎人人者日進日榮則天者  
與之俱功千年方壯抱才而績學益培其根益復其源所詣殆未易  
限斷他日業成名立漉舫之集行與梵夾集並傳俾孫皮不得專歟

於前是則余所厚期乎功干者

仲弟德尹詩序

順治丙申余七齡入小學明年丁酉仲弟亦出就傅日課有餘力先  
泐人率口授唐詩一首弟性警敏蚤解切韻諧聲十歲以上五經四  
子書略成誦先大夫不遽令習應舉業則與余退而學詩既冠且娶  
始從慈溪葉師學為時文而性之所好尤在吟詠久之遂成卷父執  
陸射山范默菴兩先生家伊璜二南兩伯父互加獎飾則益自喜又  
相約為詠史詩是時弟年二十六余視弟兩年以長形影相隨未嘗  
一日離也先泐人既見背先大夫命余兩人析箸未幾旋奉諱兩  
稚弟尚未成立迺延師督訓之獨脫身出己未夏余從軍南去弟北



游京師自爾聚散靡常迨庚辰癸未後先成進士同館者十年余長  
告歸田里年已六十四矣又二年弟從順天學使因病辭職年數適  
與余同通計三十餘年彼此往復之作不下三百首而已未以前之  
少作及見誦會不在此數焉竊觀古人傳集兄弟唱詠之富無若眉  
山二蘓公今雖不敢謬附傳人之列第就篇章計多寡自謂不讓前  
賢顧二蘓晚年一存一歿欲尋對床風雨之樂不復可得余與弟乃  
獲邀天幸年皆七十以外唱予和汝不減兒時較前賢反若有過之  
者此豈始願所及料人力所能致哉戊戌秋余拘好友之意先刻拙  
集問世遠近知交兼來索弟詩刻蓋弟平生轍迹幾徧天下所至  
與賢豪長者游覽眺留題往往膾炙人口獨不自愛惜散軼者多篋  
衍所存僅十之四五耳余稍為評潤以付梓工因序兩人自少而壯  
而老離合盛衰之故如此

芙蓉航縑藁序

武進楊子笠乘為殿撰東臯先生曾孫觀察陶菴先生之孫官坊芝  
田先生之從孫而龍門令端木君之幼子也龍門抱才小試中年致  
官下笠乘生半歲而孤稍長與諸兄同產儕居停辛儲苦克自樹立  
以迄於成舉康熙丁酉京兆秋試下第後旋丁嫡母憂讀禮之餘窮  
探經史及諸子百家性尤耽吟咏其舅氏徐茶坪余好友也尺書歲  
一再至必極稱笠乘之賢而能文曾以所著芙蓉縑藁十卷寄余乞序  
余讀其詩愛其才為題四絕句而歸之卒章云還君行卷為君嘆可  
惜不逢潛采翁蓋悼竹垞云亡而余之氣力不足以振起之也壬辰

長至後凍雨連旬村巷往還俱斷絕忽聞剝啄聲則笠乘不遠五百里挾茶坪手札叩吾門而受業復申前請益勤余告之曰以子之才自足推倒一壘若余者志氣耗磨由衰而竭殆如伏波在土室時矣子生長風雅之國而乃近舍鄉賢遠求野老吾其何以益子乎雖然固不能已于言也憶自壯歲從軍黯幕拜觀察公於馬前獲與龍門相見已而游學京師辱宮坊國士之知晚入史館於兩先生為後進時笠乘之兄若游令叔乘萬先後至都胥託末契焉余生稍晚獨未識殿撰公爾迺今又得吾笠乘俯仰四十餘年老成俎謝典型在望喜鼎閱之多才名公之有後且信茶坪之非阿所好也輒次第排比書於篇首若以余為識途老馬從而問津焉則駕駘十駕且不及其能與一日千里者為前導乎媿彌甚已

南宋雜事詩序

吾抗自建炎南渡號稱帝都雖偏據規小願歷七朝百七十餘年間  
事亦綦賾矣其載在潛說友咸淳志者視他書較詳猶不無舛漏余  
嘗欲就世傳單本證其瑕釁而補其缺略別成一編名武林備志炳  
燭之光力未逮也錢唐符幼魯吳尺鳧仁和趙功干意林兄弟與郡  
中同學七人相約為南宋雜事詩大而朝廟宮壺細及閭閻風俗或  
取諸正史或取諸稗史或取諸名家詩文集一篇之中或專舉一事  
或連綴數事網羅最逸鉅細不捐人各成七言截句百首合七子之  
作得七百篇焉以余所見符吳兩家約者若雲錦澹者若雲烟亦既

領異標新目不暇給則因所已見以推所未見而今而後於故都舊  
事可無舛漏之憾矣乎嘗考漢書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  
兼儒墨合名法而為言者也張河間亦云小說九百古秘書所掌其  
流實繁班氏列之諸家於以見王治之志貫小道之可觀然則雜事  
諸什豈世之雷同剽說貴耳而賤目者所能望其涯哉劉後邨生當  
南渡時曾取中興以後諸家五七言絕句各選百首而江湖派諸人  
如姜夔趙蕃師秀徐照之流不在此數以今擬古殆將過之無不及  
也觀茲集者於事不厭其雜於辭則味其醇庶幾不失諸君立言之  
指也夫南書房舊史官查慎行序

鳳晨堂詩集序

吳興韓子蘧先生以甲族者英負詩名繫海內重望其伯子希一與  
余從兄韜荒僚婿也因得借觀蘧廬詩鈔私心嚮往已非一日甲戌秋  
隨塵主蘋邨徐公來遊茗上始獲登鳳晨堂而脩敬焉先生喜余至  
訂同郡名流為中秋雅集與會者凡三十餘人謁既入少長就齒序  
先生白鬚紅頰坐主席四公子森然接待獻酬之際進退唯諾惟謹  
竟夕乃罷是時東南社事方興公子輩掉鞅名場各專精舉業而兼  
服先生詩教者則仲子自為也未幾別去南北風塵久成契濶先生  
與徐公年最高後先捐館舍希一繼亡余亦衰疾歸田杜門窮巷去

寅三月自為忽扁舟見過相與握手道舊故追溯前游忽忽二十九  
年矣感嘆之餘自為出一編見示曰先君子一生心力畢萃於詩書  
做元祐之中州集錢虞山列朝詩例有近詩兼之選自勝國碩老以  
及當代名公鉅卿才人逸士下逮浮屠羽客多者數十百篇少者十數篇  
人各為編冠以小序既哀然成集矣臨終復命余補所未備通前後共八十  
卷部帙浩繁力未遑錄本今欲刻拙詩附先子詩後出以問世君其  
惠我一言余聞諸先正曰詩以品重顧品必自重然後人重之先生  
自滄桑以後樂老邱園獨立萬物之表法遊之上九以肥身其品高  
故其詩如星斗在天喬嶽在地令人翹瞻遐跂可望不可即也自為

稟承庭誥年甫強仕輒淡於進取以山水友朋為性命其品逸故其詩  
如泉之有源如雲之出岫可溯其自來莫窮其所際令人循環唱嘆  
而不能已也吾知茲集出而世之稱詩者群奉典刑因詩以知其品  
且因一家之詩知其所采諸家之詩當必有眾諒其苦心不謀而合  
襄其力所未逮者近詩兼之行世有日矣時雍正改元端月下澣海  
寧查慎行纂

施自勗詩序

宋南渡初吾邑有施彥執楊子平與張無垢並稱三先生載在程泰之縣學祠記彥執先生名德操潛說友咸淳志稱其學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釋氏者既而讀橫浦集見所與彥執唱和諸什則又以知彥執之能詩惜其無後所著不傳邑乘無徵恒以為缺事康熙甲午春施子自勗扁舟詣門以五言古體百韻為贄余固已竒其才與之接其氣恬如其辭响如叩其家世則彥執先生族裔也余喜謂曰自紹興迄今歷年六百餘子之族世居茲邑罕有以詩文繼起者子今家貧年富有志嗜古自拔於曹輩出而步先誥之後塵詎非彥執先生

之靈有以默啓之子子必勉之自勗唯而退踰年而揚子致軒自平涼罷守歸從容詢及後來人才余為自勗首屈一指且戲語致軒自勗為施後人安知君非子平先生遙胄乎兩人遂一咲成莫逆頻年里居以及往來淮浦前於後喁誦答盈卷自勗間攜以相示所請必有進今將挾生平暮著偕其從弟孝廉君北游京師乞余為叙余衰病杜門無所肖似輩下前輩及二三舊游寒暄之間不相通者踰十年矣重違自勗之意聊書教語於簡端見之者或且曰海昌有高才生乃肯俯出初白門下意者其人雖癯老尚未至廢學乎是則余之言不足為自勗重而自勗適足為余增重也已

沈一齋集序

世之搢觚家孰不以傳人自命執願其人本無可傳之實不過剽勦陳言博一時虛譽迨身沒而名隨湮固無足道或人與文可並傳矣而後人不克荷家聲承先業視祖父于澤漠然如雲烟過眼任其散軼而不知哀輯以永其傳徒使有識者緬想流風付之太息良可傷已吾邑沈君一齋姻戚中嗜古篤行君子也君之祖妣余之從祖姑君又娶於查為門壻遂居龍山蚤精制舉業兼工詩古文詞既而學益富家益貧中年以後衣食奔走南北往還不下數萬里所至得賢主人而君懷抱落落丰骨稜稜人之遇之者莫不多其才服其品



久與之居不覺愛而生敬也生平纂述甚多班孟堅所謂賢人失志之賦古今體詩大抵皆憫時嫉俗反躬飭己之辭間寓閒情溢而為樂府跌宕中不乏磊砢傲兀之氣至其教子若孫惟在敦本力行反覆告誡如箴如銘視顏氏庭誥加嚴焉君既沒十餘年令嗣仲和叔良孫楚望咸能承教績學謙謹以律已潔白以養親且勤勤焉哀錄遺篇惟失墜隕越是懼集成凡若干卷將刻以問世來乞弁言余既重君之為人足與文並垂不朽又嘉賢子孫之汲汲以傳先集為務誠懇之請至再至三而不置也雖欲以不文辭其可得與

今雨集序

康熙辛巳壬午間家少詹聲山及余先後供奉

內廷旋奉分纂

韻府之

命少詹之愛壻沈麟洲次子恒侯來依

賜宅緒經

閱史之餘文酒從容宮商造叩由是知麟洲之能詩丁亥冬少詹下

世盡室南遷韻府尚未成書余繼赴

武英充督輯之役踰年而

恒侯服闋來請共事以卒先業書成議叙得粵之長寧令以去又一

年余長告歸田則麟洲方自會城遷居吾里與少詹長子恒宏閉戶

研精唱詠盈卷間出移居詩四章見示所學益進所詣益深為之擊

節唱嘆未遑屬和也先是

聖祖仁皇帝憫少詹勤悴卒官有意

推思於身後長寧業蒙

持召及是過家忽不起疾恒宏代其弟

謝

思北上麟洲以副榜赴教習結束與俱余亦力為憇憇至則

果被

後命同入

武英書局是時總裁為吾友長沙陳滄洲

嶽嶽懷方於後進不輕提獎獨愛二子為忘分交長篇短什往來互  
相訓會恒宏不幸旋沒其次子貞木選扶柩又繼亡麟洲一一經紀  
歸其喪始就銓選得瓊州之文昌令便道里門彙葬乙未入都以後  
詩題曰令雨集蓋悼少詹云徂而物情交態之非舊也臨行留乞余  
序既諾之矣援筆輒不忍下憶少詹與余同生庚寅而長余一月分  
雖叔姪情好若兄弟爾乃十餘年來未盡顏齡登澹遠之堂哭其父

子祖孫凡三世計其一門內外目前克自樹立迄於有成者僅愛壻  
一人爾讀令雨詩而得其命集之意能無俯仰存沒之傷乎所喜者  
麟洲之詩探源於騷選泛濫於杜韓蘓陸諸家非得才情俊拔而學  
識又有以副之今以校書郎出為命吏涉瓊海抵珠厓身之所歷尤  
足廣其眺聽而助其發揮昔人謂蘓子瞻海南詩文如龍蛇變化不  
可端倪以今觀古民社之寄宦遊之踪非遷謫者比吾知麟洲以大  
雅不羣之材為 國家敷政於萬里外公餘纂著富有而日新行  
將報宸還 朝奏清廟明堂之什用慰少詹無窮之期望僕老矣  
旦夕且猶眼淚之是為序

沈礪房詩集序

同學沈君礪房起孤生績學能文弱別有聲場屋既而家貧母老  
奔走四方資館俸以致養年踰強仕始舉京兆秋試五上春官不第  
去作選人久之得長沙攸縣令隨以年老見斥歿于京師孤子嘉輶  
輯錄手澤凡八種以卷計者五十餘其傳業門人仁和趙昱先校刻  
其詩集八卷以問世既成乞序於余余與礪房交垂四十年風塵南  
北聚散不常唱酬絕少然每見君詩輒流連反覆不忍釋曩集西崖  
湯少宰邱舍各出新篇互相評泊君於余推許太過非所敢當余擬  
君以張文昌君未嘗不色喜微窺其意則有未甚愜者余固中心藏

之令披覽是編目之所接神與俱會飄乎雲興而霞蔚也晶晶乎  
冰清而玉瑩也鬱乎其有懷淵乎其有聲汨汨乎其有原有本  
也才足以導其情學足以昌其氣夫豈物拘焉摩揣一家而為之者  
然後知君之所詣果未易測向之自以為知君而輕加倫擬是則余  
之陋也噫以君之才當盛壯時何難一日千里造物者故因阨之摧  
折之使其平生蘊蓄一無所據洩而乃感時賦物俯仰興懷長吟短  
咏間吐胸中之奇其詩愈工而其年已邁不亦可哀也與余因之重  
有感焉屈指三十年來西冷游好漸次淪落汪寓昭最蚤亡嚴定隅  
兄弟繼之吳六皆陳叔毅項霜田輩又繼之歸田以後一哭鄭息廬

再哭龔蘅圃已而承礪房之訃今年春西崖又下矣嘆同調之無  
存慮頽年之莫慕眼昏頭白援筆而序君詩青燈老屋顧影子然風  
雨淒其泪隨筆落不獨悲君行自傷已

沈房仲詩序

我自歸田後里中有學為詩者謬推為識途老馬往往以所作過問  
沈子房仲其一也房仲為家少詹聲山外孫其尊人東隅挾其文才  
校書內廷宦遊海外詩名播寰宇有年矣房仲夙稟庭訓研精經  
史風氣日上自是佳子弟課誦之餘作為詩歌以抒寫其情性么絃  
孤詣不同凡響蓋自八詠而後代不乏人淵源有自方治相仍我知  
其能世其家學也投老窮鄉閉門謝客惟房仲時時載酒過蓬蒿  
之徑相與抗論古今辨析疑義愛其胸有書卷含英咀華宮商協奏  
皆至性寔學所流露非世之耳食拘墟者比通年以來文場吟社以

無房仲為之握管操觚殊覺無色每一詩成人輒傳寫而房仲亦不欲棄其少作彙錄成篇出以見示今讀房仲之詩雄厚者其氣雋永者其韵超邁者其才沉摯者其學少年所詣如此探源窮委充其所到不難步武文房凌轢蘇陸房仲勉之願觀此日學詩之士不得不讓房仲出一頭地矣我因是更有喜焉少詹風雅一脉已得傳人借輝光於宅相豈獨能世其家學之是羨也孔噫老夫耄矣後生可畏憑軾寓目真欲退避三舍乃房仲則以心香一瓣屬於顏唐廢棄之人未免報然也

### 王方若詩集序

余充京兆鄉貢時年已四十有四又十年奏名禮部願瞻彙進英：皆少年其間頓首下心夙昔所愛敬而兄事者癸酉則慈溪姜西溟癸未則寶應王方若而已兩先生咸負當代重名差池晚達先後以高第入史館一時稱風雅者兼歸焉西溟慕元淨嶠不肯輕假牙類其論詩以峭拔為骨湛淡為神方若寬和宏藹與人交必盡其所懽發為吟詠極筆墨之淋漓而一澤於古雅兩家詩品之不同如此頌唱予和汝哥引余為同調焉豈不以年齒相亞而忘其婣陋與抑別有契合如草木之臭味與兩先生立朝皆不久建余長假歸田西溟沒

已十四年方若未幾亦下世西溟之詩先鏤板於德清唐太常益功  
曾以序見屬方若詩尚未有刊本也雍正甲辰秋賢嗣懿誦以名孝  
廉來宰烏程甫蒞任亟專信使奉先人遺藁委余校訂將付剞劂并  
索弁言嗟々良友云亡老成頓盡以余之不才頭童齒腐猶在人間  
俛仰平生恍同前塵昨夢而耄已及矣所喜兩家遺集俱於吳興梓  
行一同年老叟獲睹成書各挂姓名於篇首是誠後死者之幸福不  
敢以不文辭若乃作者之精光聲價如照乘之珠連城之璧傳諸菴  
林有目共見區々蕪語又奚足為輕重乎哉同學年弟海寧查慎行  
篋時年七十有六

### 紫幢詩鈔序

古今稱詩家率言品格義蓋取乎高也顧格以詩言而品則當以人  
言世固有能詩而品未必高者矣亦有品高而未必能詩者矣要未  
有高品之詩而格不與俱高者也吾嘗讀易而得高之義焉天下有  
山卦名為遯蓋天不自以為高而遠出乎山之上山亦不自以為高  
而艮止於天之下故上三爻曰好曰嘉曰肥皆吉而無不利蓋之上  
九亦不以幹蠱為事而高尚之名歸之然則聖人之微意約畧可推  
矣紫幢先生 宗室之高賢也生逢稽古右文之際 先帝以壽考  
作人於前 今上以離明繼照于後正賢傑駸駸向用時先生亦嘗

屢應科詔既入彀而復共遂廢棄舉業杜門誦讀專用以昌其詩素  
受業於新城王公之門積數十年而詣日益深篇章日益富曩余在  
京師同年王樓邨同學郭雙邨數。每述先生之高雅時方內直晨  
入昏歸無緣一奉色笑迨衰廢歸田十三年于茲矣同邑戚友楊晚  
雷久游太學假館先生賢弟廉泉家書來致先生意寄示紫幢軒詩  
鈔八卷屬余為之序余初竊疑先生派出 天潢世爵嚴五等之封  
而經綸未獲大展負其盛氣發為詩歌必且高自位置目空時流爾  
乃讀其詩間婉而多風雋永而有味如離朱之移目而匡鼎之解頤  
也其所與晨夕往還此唱彼和者非詞客騷人則衲僧羽士下迨邨

莊父老較量晴雨流連景光短詠長吟亦徃徃不乏然後知先生初  
不自以為高而其度量超越固有迥出尋常萬者矣先生詩格已  
見推於王郭兩君余雖更飾蕪辭爰且增高益岳於抑詩有之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以為雖不能至然心嚮徃之余不敏竊附此  
義自老平生傾僣私願且欲使天下後世讀先生詩者因其格之高  
而知其品之高



恭擬佩文齋詠物詩選序

昔子夏序詩謂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若是乎詩之道大矣哉而周公繼述唐虞宗翼文武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後之序之者謂爾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既之者曰爾雅所釋徧解六經而獨云叙詩人之興詠者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是則一物多名片言殊訓凡以蟲魚草木之微發揮天地萬物之理而六義四始之道由是以明焉故夫詩者極其至足以通天地類萬物而不越乎蟲魚草木之微詩之詠物自三百篇而已然矣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事父事君忠孝大節也鳥獸艸木至微也  
吾夫子並舉而極言之然則詩之道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即一  
物之情而關乎忠孝之旨繼自騷賦以來未之有易也此昔人詠物  
之詩所由作也歟朕自經惟進御至於燕暇未嘗廢書於詩之道時  
盡心焉爰自古昔逸詩漢魏六朝洎夫有唐訖於宋元明之作博觀  
耽味摹其蕭琅掇其菁英命大學士陳廷敬尚書王鴻緒校理之翰  
林蔡升元楊瑄陳元龍查昇陳壯履勵廷儀張廷玉錢名世汪灝查  
慎行蔣廷錫編錄之名曰佩文齋詠物詩選蓋蒐采既多義類咸備  
又不僅如向者所云蟲魚鳥獸艸木之屬而已也若天經地志人事

之可以物名者罔弗列焉於是鏤板行世與天下學文之士共之將  
使之由名物度數之中求合乎溫柔敦厚之旨充詩之量如下商氏  
所言而不負古聖諄諄訓之心其於詩教有裨益也夫

黃岡王氏族譜序

同年王君晉侯謁選至京師得四川奉節令行有日矣出家譜請余序按王之先系出太原宋南渡後有官於江西饒州者因家焉明洪武初貞一公自饒移黃是為黃岡始遷祖四傳而析為三支曰志聰志友志恭志友之子為武略公正統土木之變扈駕北狩歸而口不言功生三子長琦次璘次琥璘中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廣西參政鳴父勲于朝加邱廕兄琦得襲廕錦衣千戶世居京師而琥與伯紉之子仍居黃岡之栗山本朝以來科名蔚起風采已未進士漢周癸未進士全方丙戌進士漢周即晉侯也王氏既為楚望慮先澤漸遠子

姓漸繁思所以徵前而信後其為譜不遠追華胄斷自貞一公以下  
詳系世次附以家傳凡若干卷余覽而嘉焉為推本言之曰古者諸  
侯世其國卿大夫世其家生有族沒有廟群昭羣穆百世而不失其  
倫故譜可不作後世宗法壞而譜牒始興晉太元中賈弼廣集氏族  
撰十八州百十六屬合七十二卷南齊賈氏增至七百十二卷劉湛  
王儉輩亦各有紀纂然皆綜郡國之族姓以成書未嘗專屬一家也  
家譜之作則自唐京兆韋杜氏始他若鄴侯家傳裴氏家牒劉復禮  
之大宗血脉陸景獻之陸氏家系難以悉舉往往於一姓之中別其  
支派各為族望蓋唐人尚門第而輕寒畯宜於譜籍詳慎如此五季

之辭朝廷不以定流品閭閻不以通婚姻衰宗舊族歲月陵夷而家  
譜又廢有舉前人故事而子孫不知至妄託先賢以自誣其宗祖識  
者耻之眉山蘇氏於是創為譜例後之為家譜者取法焉大抵作譜  
之法必由近以溯遠由親以逮疏吾之兄弟皆知為吾父之所出吾  
之伯姪皆知為吾祖之所出故其情親而義合廣而推焉萃吾族千  
百人之身其初一父之子也雖親盡服窮而老老幼幼喜慶憂恤之  
義自有不忍忍然者因其不忍忍之義而聯之以情非古者親親尊  
祖敬宗收族之道與由斯道也過墓而知哀入廟而思敬父兄子弟  
相聚於宗塾相勉於孝慈其秀者升于朝其樸者安于野上之立德

立功為邦國之瑞下亦不失敦本務善稱鄉里善人行且以一門家  
法成一郡之風俗此則晉侯與宗老作譜之深意豈徒於門閥誇繁  
衍云爾哉

江西通志序代白中丞作

國家聲教覃敷靡遠弗屆闢版圖未闢之國臣史策未臣之邦幅員  
廣袤踰二萬里江西於其間不及十之一耳然其山川則有匡廬玉  
筍龍席崆峒章貢脩好揚瀾左蠡之高且深物產則有豫章之材銀  
朱之稻信州之猪雙井之茶西山之葛金谿之芋饒州之陶其於人  
也理學則肇自金谿都昌下迨崇仁餘干吉水文章則廬陵臨川南  
豐開其源吳虞揭范承其流下至制舉家亦必推章陳羅艾相業則  
有周益公陳康伯楊文貞劉文端忠義則有文信國謝疊山及靖難  
末季諸賢高尚則有徐孺子陶靖節雷次宗蕪雲卿仕宦則有若輩

武狄梁國韓昌黎范文正王文成至於南康表贛則周茂幹張南軒  
朱紫陽過化之地也蓋上下數千年延沿十七代莫不前輝而後映  
名至而實歸嗚呼盛矣願自勝國以還紀乘之書率就湮沒傳者惟  
林利瞻通老王敬所大老郭青螺豫章書而已 本朝康熙癸丑  
曾奉脩志之檄繼值逆藩變亂中報我 皇上削平醜孽者定功

成疆圉清晏癸亥三月復

命直省各進通志於時前撫安鑄九

開局編校刊刻進

呈爾來垂四十年余以匪材謬膺

簡命來

撫是邦政事之暇披閱前志似有不愜於懷者于是謀諸方伯許君  
蒼萃十三郡七十餘州縣之新舊志先賢之家乘與二三友人再加

編纂竊嘗反覆尋繹而嘆茲役之匪易易也大抵居今者病在略古  
失實者病在采名辭夸者病在煩蕪腹儉者病在踈漏援証者病在  
博會請託者病在徇情一人也或兩地並收于是有重複之病一事  
也或兩家互異於是有所舛謬之病茲欲詳於古矣而後之所疑或前  
之所缺則徵信難欲考其實矣而此之所非或彼之所是則折衷難  
欲節其煩蕪矣而載藉所存篇連牘累則持擇難欲補其踈漏矣而  
耳目所接寡見眇聞則博稽難欲去博會拒請託矣而一手之所障  
不敵衆口之喧沓以范石湖為吳郡志猶不免流俗之拚阨則絕情  
尤難若夫刪削重複駁正舛謬則在乎加之意而已不敢以易心出

之慮其忽略於俄頃也不敢以我見持之慮其矯拂乎公論也雖如是其敢自信為傳書乎夫西江固向所稱文獻名區也七十年間兩經兵燹世家藏書僅存什一於千百文不足徵也老成者舊凋落已盡前聞軼事往往抱殘而缺疑獻不足徵也又况限成於期月公纂于數人要惟是區、無私無欺一念竊附三代之直道用以稟揚休美黼黻太平庶幾可告無罪于此邦人士也夫

東亭查浦兩弟七十壽序

嘗讀虞道園集會川有兩尹先生者伯仲同年月日生其後同舉八十之觴士大夫相與歌咏之虞既為之序越十年兩先生同登九十強健如昔伯氏之孫愷復乞虞文為壽論者謂一門盛事世不恒覩願非虞文則其事弗傳云康熙辛丑二月吾弟東亭查浦年皆七十東亭余同祖查浦余同父也兩弟之生其年同其月同視兩尹先生持不同乳不同日耳族黨姻戚將合醪製屏致揚頌之意余其能無一言乎竊念余三人者幼從父科後唯諾進退齒序而肩隨人見之者咸以為一父之子也稍長同受業於慈溪葉伯寅師已而同赴

塲屋屢見斥于有司自丙子訖庚辰東亭與德尹後先聯捷南宮以  
余之拙滯至癸未始成進士與東亭同赴殿試繼又同入仕版迨癸  
巳夏余因病乞休越二年乙未而德尹移疾歸又一年丙申東亭亦  
自滇行取需次旋里矣蓋三四十年中出處之跡無不同如此不知  
兩尹先生自少而壯壯而老其生平所歷與吾輩略相同否夫道園  
與兩先生雖同時而匪同族意當日尹之宗黨兄弟或亦有叙述為  
文如余者未可知也余家自曾祖而下三世無高年余今已七十有  
二視弟輩兩年以長而齒髮早衰兩弟精神服食不減壯盛時繼自  
今而八十而九十當與兩尹先生媲美無疑弟不知十年二十年後

白髮老兄尚能執筆為文如虞與否兩尹先生之名無可考其事特  
因虞文以傳今兩弟吏治文章海內士大夫皆艷稱之抑又不知  
余之文得藉兩弟以傳于後否姑述意中之言以示諸姪諸孫為家

門私慶云爾



樓母黃孺人七秩壽叙

曩余奉

旨領武英書局姚江樓子敬思時以薦至京師從余遊

而好也因稔知其母氏之賢及敬思校勘年滿銓授廣西靈川縣太孺人方就養戊戌三月余訪舊嶺南歸經管内下榻縣齋敬思乘間請曰吾母今年十月中浣春秋七十矣惟是祝嘏之辭未有所屬幸夫子辱臨敝邑敢乞一言以為親榮余辭不獲則為之序曰太孺人生雲間趙氏幼撫於妣江黃氏為吾師梨洲先生族孫女年十八歸贈君竹鄉公樓故金華仕族鼎革之初家業中落贈君去而服賈奉謝太君遷居雲間太孺人黽勉有無佐其夫子洗腆致孝於是時宗

黨稱賢婦敬思生而資質過人稍長就外傳即知嚮學性嗜書凡目所未見者家貧力不能致則佯病卧床母偵知之則脫簪珥輟機杼購以授其子或藏書家有善本亦必資以借鈔間具登笈俾出而求友以成其名于是時宗黨稱賢母自敬思之涖靈川也邑居楚粵之交地瘠而民好訟每日出視事或時有所平反縱舍太孺人則色喜為之加飯敬思體母意以行之而民俗變邑之士罕有以科第起家者敬思勸書院聘師儒擇子弟之秀者肄業其中每月必六至親加課試屆期太孺人夙興飭奴僕潔具厨傳管勺茶饋人人示以鼓舞之意丁酉秋闈邑士獲雋者得二人焉而士風以振鄰邑有劇獯人

境剽劫敬思議興師前除而以母在堂逡巡未決太孺人正色曰兒以書生受國厚恩既膺民社之寄生視善良為劇盜魚肉子弟徃勿以我為念敬思拜受命請於上官招集鄉勇親搗賊巢甫一月渠魁就殲餘黨潰散而民害以除凡是數者皆足為太孺人壽詩不云乎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今太孺人誕辰適當其時邑之父老子弟必且登堂而祝曰孰使我侯用輕刑興學校平劇寇吾儕小人得以樂其樂而利其利太孺人之惠我良厚矣敬思既以受教於親者施諸民旋以獲報於民者壽其親又奚俟援證古昔緣飾美辭始足為屏障增重哉

座主大宗伯許公八十壽序

國家當重熙累洽之際上有壽考作人之君一時名公鉅卿必有碩  
德偉度在朝在野卓然為羣望攸歸者天亦集慶于其躬既重之以  
祿位復俾享乎期頤其在尚書君奭之篇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時  
則有若保衡伊陟諸賢佐焉疏稱有德者必有壽夫豈獨盛世之君  
云爾哉請得以吾師大宗伯許公徵之公以名進士歷官三十年年  
七十有三致政而歸實 皇上御極之四十九年也又一年癸巳  
恭遇 聖天子萬壽之期公自里第朝賀京師 朝廷優禮老  
臣 賜宴 賜衣復破例推 恩賜封四世距今又六年已

亥公春秋八十矣三月二日為嶽降之辰於是硤川龍山戚友製屏  
為壽而以祝嘏之辭見屬竊觀士君子遭際昌時其持躬善俗出處  
行藏動閔世運願稱於鄉者未必顯於朝以文章得名者政績或無  
足紀或文章政績兼優矣爵未必尊爵尊矣退未必勇退且勇矣  
年或未必高勇退而年既高矣後人或未必皆賢是數者稍有缺陷  
未足稱宇宙完人也矣公起家經生一門內以祇父恭兄祿俸所入  
調郵徧乎三族鄉之稱孝友者歸焉生平制義不下數千首學者奉  
為金科玉律其他館閣著述悉本理學為主世之稱文章者宗焉視  
學江南文體一新督理北河則成平永奏厯戶禮兩部請託無所撓

天下於是頌公之政績焉由其貳司農正位秩宗也 九重之眷

注方殷而公懇辭謝政與座主澤州相國同時引年都下傳為盛事

非公之位高而勇退乎攷之史傳稱恬退者首漢二疏史顧不詳其  
年壽若唐之白樂天以刑部尚書致仕壽止七十五孔君嚴以禮部  
尚書致仕壽止七十四宋之李文定杜正獻龐莊敏呂文靖富文忠  
韓忠獻歐文忠諸公致仕以後率未有登大耋者香山之社睢陽之  
會遙遙相望年踰九秩者惟文潞國一人耳而其子若孫願無聞焉  
我公自 子告以來年彌高而德彌幼有京兆為之子以顯揚於  
朝端有孝廉為之孫以承顏於膝下春秋佳日杖履出游賓

明緇素追隨恐下至黃童白叟所至聚觀以望見顏色為幸蓋我公  
之在今日如景星如慶雲天下咸指為上瑞而此邦之人乃欲於為  
已有曰吾鄉之大宗伯許公也然則其所以祝公壽公之意豈特如  
文潞公而已乎余出公門下受知最深復踵後塵歸休田里今年年  
亦七十矣方當御筮輿奉撰杖隨父老子弟後躋堂介壽繼自今尚  
覲未盡之年操管以待具將大書特書而未艾也且也

蔣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

同年友嘉禾蔣君聲御以名孝廉宰廬之舒城凡所施設卓然有古  
循吏風比及三年上官多其賢且才文章薦達 今上初元特允

所請調繁揚之江都時母夫人尚在堂春秋七十有九矣明年甲辰  
五月某日將稱八秩之觴先期自治所專价以書來誌曰吾母姓張  
氏為外王父明經公愛女年十八歸先君子先君子早歲有聲庠序  
不屑問家人生產吾母佐以勤儉得一意於詩文朋友之樂生鶴鳴  
鳳起鴻遠兄弟三人先君子年四十六棄諸孤時鳴已娶婦為諸生  
起甫十五歲遠甫十三歲吾母雖極憐愛至讀書行已稍涉輕浮必

溪加繩督愚兄弟兢自守不敢少踰堞獲良以嚴訓之餘又恃慈教相扶植也母性兼孝慈迨事先祖父十八年先祖母四十四年溫顏愉色曲盡歡心先祖生二子伯父居長先君子居次當吾母子歸時伯父沒已八年伯母何無所出乳乳孀居蓄眼以待似續嗚于乳抱中承祖命為後於伯父奉伯母為繼母長齋繡佛不與中饋事一飲一食吾母必躬親省視敬之如姑愛之如姊如是者踰四十年每諄諭鳴夫婦曰爾孝養繼母當過于所生庶不負一生苦節其於兩弟亦時訓以事世母當如事母猶憶繼母臨歿時執吾母手而而泣曰吾一未亡人無子而有子數十年安享家庭之樂今得含笑

入九原皆賢理之賜也吾何能為報但願爾子孫世世賢孝以酬爾德而已姻戚間獲聞此語者至今能道之庚子秋鳴初宰舒邑懇請迎養吾母曰汝能潔已愛民與地方興利除弊勿負祖父遺訓是所謂養志也菜羹蔬水吾安之已久其可以養口體為孝耶不肖祇祿不敢違恭遇 皇上登極覃恩 勅封孺人命年屆八旬含飴

弄孫體尚康寧嫺黨將製屏為壽辱君知契有素幸賜一言余觀詩人頌魯侯而歸本於壽母傳者謂燕飲于內寢為之祝慶漢史之傳雋不疑晉史之傳陶侃亦往推母德以成子孝先儒有云福祿榮名所以奉壽考其是之謂歟聲御登稟庭誥壯奉母儀近且施

于官政白雲親舍瞻望匪遙有  
貽封以褒門範有賢弟以侍晨  
昏有孫曾以娛色笑柔曉不缺於供起居惟其所適一堂之上冠帔  
照耀衆賓介筵目睹盛事者咸稱願然曰孝子之承歡如此賢母之  
積慶如此吾知兩邑士民聞其風者必且交相頌曰孰使我侯撫我  
如父教我如師微太孺人之德不及此微太孺人之福不及此是則  
聲御既以獲上治民者悅乎親又以悅乎親者信乎友願其惓惓乞  
言之意不以人情所許者為榮而緬懷宿昔縷述生平於燕喜之辰  
陳勤苦之事曰此母氏之志也夫豈尋常祝嘏浮辭所能稱揚萬一  
我 賜進士出身 南書房供奉 勅授儒林郎翰林院編

脩加一級

欽命武英殿纂書總裁前翰林院庶吉士年春姪海

寧查慎行拜撰

重修飛雲巖月潭寺碑記 代楊中丞作

向讀陽明先生飛雲岩記謂天下之山聚於雲貴而雲貴之勝萃於茲岩心竊欣然向往時繫官於

千餘里以為生平游跡無由至焉矣無何奉撫黔之命是時西

南猶阻寇亂既而王師采阻恢復疆圉兩年之間余方從事鞍馬厭苦馳驅出入於荒榛宿莽猿猴虎豹之穴丹危翠險力之所窮興與俱盡雖雅有山水勝情者宜其困蹟憔悴一變疇昔之好尚而迺過茲岩之下不覺心神耳目為之飛動忘行役之勞與客流連不忍去也岩傍舊有月潭寺路當孔道兵馬驛騷窓戶垣墻悉皆隳圯思



一為第葺願時不暇為適學士佛公侍郎金公督餉入黔以重脩之  
議來告余曰某志也復與二三僚屬捐資以襄此舉期年而成董其  
役者僧圖以進凡棟宇墜空撓敗者易之頽廢者整之一時歌者植  
利者壘闕者備而月潭寺之勝頓復舊觀岩之右有隙地勢平而行  
別營殿宇三重築亭以表其前濬池以環其後岩之前踞高而起與  
聖果亭並峙者為童子閣自是而茲岩之秀爛焉增昧矣幸余方在  
請告冀得蒙 恩放歸重經其地于焉憇息迴思向者風塵况瘁  
車殆馬煩山靈有知或不余陋庶無負萬里之行乎惟是城郭人民  
里閭風俗之故一經凋敝積數十年來未能驟復而游觀之地易壞亦

易成此余之援筆不禁慨然有動於中者也

自怡園記

京師在禹貢冀州域內地近西山水泉歆涌出阜成德勝二門演迤  
灑漾泉之源不知其幾也玉泉最近泉出山下自裂帛湖東南流入  
丹棱汧傍水之園舊以數十海泛最著 今天子既規以為暢春  
園有詔聽王公大臣於其傍各營別業相國明公之園在苑西二里  
其初平壤也海泛之支流經焉度地於丁卯春余時假館邸第公邀  
余出郭畚鍤之衆錯趾於畎溝耒耜間鑿地導川積土成阜澗溪流  
而沼沚渟規模粗具也後一年余以事告歸明年再至京師游於北  
郊石墻水柵逶迤連延架橋以通往來甃石以時蓄洩亭臺花木羅

列而清踈步屨所至犁然改觀矣既而余南游洞庭沂江西上渡彭蠡登廬山五老峯落拓而歸泊癸酉夏復來謁公于郊園則草之茁者叢木之花者實槐柳交於門藤蘿垂於屋蘭蓀薈茝被坂交騰州有葭茨渚有蒲蓮鳧雛鴈子魚鮪鱗介之屬飛潛游泳充牣耳目之前窅然以深若入岩谷曠然以遠如臨江湖久與之居而不能舍以出也曩令茲地終為農牧之區則阡陌東西邛童野叟牛羊之所蹊履耳幸而為苑囿為池臺矣或賓送之遊歲月一至焉則泉石山林事仍有待令者海宇蕩平 國家清晏時和而年豐舍生之倫靡不各遂所欲公於斯時乃得從容逸豫時奉 宸遊矢卷阿

之德音歆洛濱之故事迴思十年以前公方枋國 廟堂之上旰食宵衣以削除寇亂為務泊乎小腆就平而公亦旋解機務矣豈非先憂後樂各有其時而臺池鳥獸之樂傳所稱與民偕樂故能獨樂者與余田野布衣生長山陬水澨屢獲從公游承命而為記既以賀茲地之遭且俾世人知公獲享林泉之樂者由於手佐太平也

窳軒記

初白主人名其坐卧之室曰窳軒客或過而叩其義曰蓋聞器之不  
良者為窳俗之甚媮者為窳先生豈別有說處此乎應之曰天之生  
物也一成而不可變各有本性焉客獨不睹夫草木乎絲者條者芭  
者灌者莒者苒者杞者棘者上高者下樛者剛而脆柔而忍者似綸  
似組者似布似帛者材不材者苟遂其性則始乎甲拆遠乎勾萌胥  
有亭之自拔之勢惟蔓生者曰蒞語出周禮注疏其義與窳通許叔重言窳  
嬾也孔穎達詩疏云草木皆自豎立惟瓜蒞之屬卧而不起若嬾  
人常卧室故字從穴然則蒞者物性之嬾者也故窳之義歸焉今主

人筋驚肉緩而歸老斯室也四年於茲矣跡遠乎著作之庭名脫乎  
衣冠之錄靚若淵魚逸儕岩鹿於焉婆娑於焉寤寐於焉寤寐於焉  
吾足髮稀慵擲身垢倦浴空盈廢持蠹簡掇讀運甕唾陶釋元陋東  
瓦缶鼓而不訶贏博以而不哭方且兀坐忘几晏眠忘蓐收視銷聲  
若無耳目是秉性之靈嬾者無如僕也故墮然自況於草木

琳霄觀碑記

蓋聞崑邱傑嶽白玉之仙樓闕苑崢嶸踈黃金之神闕自昔真人  
攸宅多在奧區天姥所都必棲靈境然或方壺負嶠遠希海外蓬瀛  
月窟星躔遙指雲端臺殿未若近聯松牖映 御幄以增輝峻踈雕  
檻拱 宸居而煥采洵乎天人胥慶遐通具瞻者矣琳霄觀者名標  
雁塞地屬烏城自臣民藏事以來為 行在祝釐之所千峯環秀三  
水交流測日晷於離方正壇壝於巽位因基架屋舊為炎帝之宮疊  
石為堂是謂大神之宅規模粗具殿庭鮮巨麗之觀締構維新偽設  
表莊嚴之飾碧霞中坐紫府宏開岱岳於以分靈神州曰而錫祉金

容殊特巍然三十二光寶相華端粲若八十一好瓊簷珠網仰挹慈  
顏絳節黃幡高傳法響洪庥普被實司福善之權純嘏用申永示降  
祥之理星冠肅穆則玉珮來儀霞帔飄揚則瑤池並列錫子孫之繁  
衍吉地徵熊助耳目之聰明長齡仿鶴豈若遙窺金洞莫測靈源空  
擬王虛因親法象而已夫其照臨福地密通神淵紫鱗游泳於淪漣  
彩翮飛翔於岑蔚花光匝砌雨露敷榮樹色參天烟霄擢膚羽幢芝  
蓋拂行栝之綴旒鼉鼓鯨鐘應挈壺之漏刻遠眺而夕嵐凝黛仰  
瞻而晨旭開紅此則拱翊離宮之大概也乃若棟隆叶吉斗極分  
榮屈臨萬乘之尊泣止三清之界梅檀小殿時聞袖履之香金碧

脩廊長獲風雲之氣

璇題寵錫名檀琳霄金榜高懸光昭銀漢壇

邊松柏五辰交燭於戶庭井上芙蓉二曜循環於枌拱莫不同瞻

御墨共仰

天章慶萬壽之無疆祝一人之景運此則賜名給

額之大槩也爾其俯臨闈闔旁引阡陌樹以素麻闢塞垣而歌樂土

教之稼穡築塲圃而繪豳風白墳赤埴之神臯沃逾千里黑柁黃梁

之嘉種畝溢三鍾倉箱咸慶其豐盈酒醴不愆於報賽此則輔國

佑民之大槩也至於屏藩之會朝貢所經無雷出日之鄉火鼠燭龍

之域同文同軌合八表以來玉殊俗殊方款九邊而受吏覆幬所及

躋熙攘於春臺教教所通登康寧於壽域莫不沐仁風而喜形於色

瞻靈宇而敬茲於心絡繹輪蹄望塵頂禮聯翩劍珮識路知歸此則  
助宣遐化之大槩也凡茲二氣之良能咸贊九重之厚福懷柔河  
嶽涵度量於高深膏澤寰區卜精神於強固危微精一心傳直溯唐  
虞服教畏神統馭并已擇老無為稱舜風開道德之先多壽頌堯歷  
別神仙之首若乾坤之函蓋百靈盱眙以保和如日月之光華兩大  
氤氳而顯化是則天之佑助無煩頌禱之辭神所憑依與享昇平之  
樂凡為臣子孰不尊親庶幾香火萬年度綿長於寶鼎疇圖五福  
思翊贊於皇猷云爾

重脩真定府龍興寺碑記

旨擬作奉

原夫世嬗去來秘密久傳於震旦教隆今昔闡揚尤盛於普門二十  
五圓通方便迥超四智千二百功德聞思獨證三摩借果行因菩薩  
即如來之退位開權顯實觀音乃大士之應身八難三塗隨呼輒應  
四生六道無感不神示勝力以降魔演威音以服象方成道於天竺  
旋顯跡於洛伽莫不地涌化城入皈淨域雖法界之流通靡竟而琳  
宮之起廢有緣擁萬鼎以然香聞無二性指千江而掬月光止一輪  
此珠瓔寶塔靈光亘古昭明紺宇朱楹神物隨方擁護者也真定龍  
興寺者唐自覺禪師所創有金銅大悲菩薩像在焉毀從周末佐

國計而糜軀興自宋初現化機而覺世河浮木抵既因木以標基地  
爨銅先遂範銅而作偽于時赤龍煉火朱雀樓爐運傳祇於埏埴之  
前洞參瑤鏡置賢劫于陶鈞之上體備丹青實相端凝網七重而交  
映粹容慈穆合百寶而莊嚴須彌迥鎮乎闔浮閣岨下觀乎勿利身  
之長也為尺七十有三臂之多也為數四十有八銀牀展地獨立表  
其威儀珠髻摩天虛空示其靈異金杵夾降龍之位鐵圍開調象之  
場法派無邊旁帶滄沱之水慈源不竭上通析木之津洵善慶之神  
區棲真之秘宅矣爾乃時經風雨歲閱冰霜高堯難免夫漂搖大像  
或虞夫剝落長藤延蔓侵凌柏子之庭幽草為叢黠澹蓮花之座誦

白衣之號刻石潛消望紫竹之林微塵不隔朕省方所至駐蹕於斯  
瞻仰尊嚴興懷脩葺下為蒼生祈福上為聖母祝釐爰發帑以鳩工  
復遣負而替役魚鱗翠瓦挾層閣而翬飛雁齒青階護崇基而轉轂  
千巒霞煥環列耀於天中萬礎星羅運長虹于掌上紅葩植并煌煌  
蕩菡香臺丹桂承梁奕奕瑠璃寶炬凌雲啓構雖因率土之資尅日  
成工寔賴彌天之力於是佛光普照黼績周施瑞像重新相好具足  
一輪千輻抽紫焰於金山七滿八圓發朱花于銀界淨瓶宵注潤泱  
堯旬皎鏡晨開光騰禹服四依弟子企踵而識經涂十願法師登堂  
而知戶牖蓬萊之水三尺孤標碣館以南博桑之景再中永時太行



以北雕欄畫檻亘迤邐而極高深芝蓋華幢陟崢嶸而開窳廓臨  
泚洹之疊登眺燕趙之層岡文軒繡輦大通舍利之城桂楫蘭舟下  
泛尼連之渚從此八方迴向十善護持懸慧燈而照乾坤布法雲而  
拱畿甸四魔六賊多為耕鑿良民萬井千閭老庇道場曠宇豈可使  
車輪馬跡獨銘于西弁之山佛影龍龕無紀于東林之石廼龍貞瑛  
用剡堅林惟願大心宏益圓智曲成八解源流並融性海五朗衢路  
廣植福田俾般若之門隨緣而啓仁壽之域舉世同登此則朕推崇  
象教之原佐佑隆平之意也夫

恭擬五臺廣通寺碑記

音作奉

原夫華嚴首唱現廣大於空虛妙德宏敷證通明於平正藏名歡喜  
山號清涼標靈則鹿苑珠林路勝則雁門紫塞再煥維新之象式瞻  
由舊之規茲廣通寺者雲中勝境臺頂精藍拔竒於獅座偏旁擢秀  
於鷲峰半麓當其開基前代鑿石成龕結宇空岩範銅為瓦撒千重  
之欄楯揮霍雲烟呈五色之牟尼輝煌藻采大乎金閣儼分照乎十  
方小朵天城每齊瞻乎五佛豈意歲華之流易漸為風雨所漂搖朕  
法駕時巡祇園蒞止諷高僧之題詠禮古德於道場慨彼經營重加  
脩葺爰頒內帑特賜上方畫棟用以重輝雲楣于焉載煥風幢高卓

偕鐵鳳以翔翔月鏡孤懸並金輪而焜燿種福由於福地事重視釐  
宣梵唄於梵天意兼勸俗庶幾教闡浮提識化機之廣遠理融淨域  
歸佛性之圓通云爾

恭擬中臺菩薩頂碑記

奉  
旨作

碧落千尋浮法雲於五髻紺宮百疊湧慧日於一螺摩騰天眼之所  
憑阿育神光之所攝譬諸木金水火行配土而居中岱霍華恒岳得  
嵩而峻極詢祇林之勝概梵界之偉觀矣茲菩薩頂寺者區邑靈跡  
閣貯真容默贊化機初布貞觀墨詔顯資治理載新景德豐碑瑞像  
現於毫端金繩拓於覺路羣龍北向樓臺當地脈之中雙練南飛鐘  
磬隔煙蘿之外基緣闢而加廣殿以配而彌尊旃檀與娑律同薰簷  
蔔共優曇並覆結大士跏趺之座峯湧蓮華登普賢般若之臺河呈  
香象百千賢劫同歸不二法門萬億人天各證前三妙諦從此招提

永煥欄楯重開臨列障以標奇冠諸方而首出用銘貞石作鎮名山

恭擬普陀山寺碑記

音作奉

蓋聞震旦佛國有三大山北曰五臺為文殊顯化西曰峨眉為普賢  
勝蹟南曰普陀則觀音大士現真之地華嚴經所說善財南詢處也  
山在浙江定海縣東南大海中梵云補怛洛伽華言小白華孤峙中  
蜿蜒綿亘紫竹旃檀法華龍樹之勝不可枚舉洪波際天盪浴日月  
大洋諸國俱在襟帶毓靈孕秀洵宇內之瑰觀矣自後梁迄今建寺  
賜額累代不絕薄海內外士民之函經捧香瞻仰膜拜者趾相接也  
是山雖居大海中而顯靈示幻雲帆飛渡向無風濤覆溺之患幸今  
六合承平海氣靖息琉球日本俱隸職方廈門臺灣悉為郡縣茲山

香火因緣較前特盛蓋佛教以清淨為宗慈悲為本自如來高座說法聞思大士以耳根圓通現三十二應身入諸國土接引群倫又其發願宏大必欲度盡衆生方始成佛故能化身萬億普濟人天與古先聖王已飢已溺欲立欲達之心真有隱相昭合者孰謂佛氏之教不足顯贊王化哉朕南巡時兩發帑金重脩紺宇上為皇太后祝釐下為民生祈福且願普天之下同種善根咸登樂土潮音在耳彼岸非遙或於大士救度一切之意有庶幾焉故因寺僧某之請為文以記其概云

重脩普濟寺碑記

溯夫佛教之盛莫如南北朝今京師梵刹最古者率昉於北魏周齊間顧世遠無徵其載在圖經勒諸碑版確然有年月可記者則隋開皇中之仁王塔唐貞觀中之憫忠寺也順義縣去京師東北六十里縣有村曰王路村有寺曰普濟相傳唐文王征高麗歸道經此命僧建道場以度陣亡將士則茲寺之初當與憫忠同時歷遼金元或廢或興至明正德嘉靖兩朝始有重脩記石可考自嘉靖丁酉迄今又百七十餘年矣善男子錢某其兄弟三人樂善而好施奉其母邵氏皈依三寶睹佛宇之頽圯慨然發願庀材鳩工經始于康熙四十九

年庚寅訖工於五十二年癸巳凡為殿四重三門外峙廊廡四周像設之缺壞者完之丹堊之剝落者新之以至法筵應供之器齋寮庖福之所靡不整娒具備約費以二萬計未常募緣求助皆捐已資抑又可謂難矣余惟慈氏立教五根以信心為上六度以檀施為首佛在世時直欲以慈悲一念普濟衆生苟可救人利物即軀命亦所弗恤何有於奉身之財役其教者始則堅其信心既而廣其願力自什佰以至億萬心之所及力必殫焉是真得檀波之義諦者也竊嘆世之居厚資者往往校錙銖各出納捨一金自以為檀越主飯一僧自以為功德林其視錢氏兄弟不亦覷顏多愧乎哉

順義縣重脩東岳廟碑記

太山為岱宗載在尚書歲舉柴望之祀禮天子祭四岳諸侯祭名山之在封內者齊人有事於太山必先有事于配林而季氏旅之孔子以為僭秦漢以降凡舉封禪者必於此然則太山之神綦尊祀典不綦重與顧岳者地示也祭今于壇壝而弗廟立廟自拓跋氏始其初五岳總一廟於素乾至唐乃各立廟於岳麓東岳廟幾徧天下則在宋之中葉南渡後濟州地入于金元裕之東游記岳祠在城中止有岱岳青帝而已元吳文正公仁聖宮碑文亦止言奉東岳之神耳不知何時肇祀碧霞元君而岳神反若退處其下者蓋名實之紊甚矣余

往還京師所過齊魯韓趙之區鄉曲百家之聚必有碧霞行宮而東岳廟寥寥無幾夫亦重其祀而不敢輕舉與順天府屬順義縣之王路邨舊有東岳廟初始歲月莫攷大興錢登弼氏捐資重脩凡為殿三重東西廊廡若干楹像設各如其序既成請余記其本末余諗之曰太山之神古惟天子諸侯得而祭之非世俗所稱碧霞元君者比今元君之祠宇編西北村夫里媪千百為群奔走禱祈惟恐後向令移其香大轉而奉岳祀吾知太山之神未必以妄以侑也傳有之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然則子之此舉非以邀福其殆有舉無廢之義也夫錢氏子曰敬聞命矣

於是乎為之記

海寧縣學重建明倫堂碑記

吾邑學宮舊在縣治西宋南渡初丹陽刁侯雁來為宰始徙於治東南晉陵胡先生理為之記後五十餘年紹熙改元吳興沈侯紡復建堂而揭以明倫寓賢鍾先生必萬稱其知教人之本學之有明倫堂其來舊矣歷元迄明興廢不一入 本朝康熙乙卯丙辰間安陽許侯三禮因其舊稍加脩葺甬來又四十餘年風侵蟲蝕日就頽圯尺椽片瓦僅有存者堂之址鞠為茂草行者側焉自余歸田十年今茲邑者凡六易加以旱魃為虐陽侯告菑士生其地日敝焉偕編戶小氓輸將畚鍤之不暇遑恤其他士宦夏應城黃侯在瓚自仁和令

兼視邑篆下車謁 文廟慨然以重建斯堂為己任首捐清俸庀材  
鳩工邑中士大夫亦踴躍仗助不五旬而頽垣斷礎美輪美奐頓還  
舊觀班書有云移風易俗非俗吏所能不信然與侯既去多士請余  
文記其事吾見世之為宰者矣其強有力者不過急簿書赴期會用  
以媚上官而博薦剡率視文教為不急而不肯為其弱者則因循瞻  
顧而不能為於是乎朝廷養有賢才之地反不若浮屠老子之官任  
其廢墜而莫舉良可嘆已侯余一署令耳能急所當務致此邦人士  
咸感發興起相與共觀厥成又以見世教未衰而善政之果可為也  
凡我多士何人不在倫類之中何人不有明倫之責登斯堂也顧斯

名也父兄以誨子弟後人以迪顛蒙今日脩于家者異日即可效於  
國庶不負古人命名之義抑所以答賢侯重建是堂之厚貺也與慎  
行邑人也齒髮就衰而學業不進品隲未成肅瞻宮牆循省滋媿於  
多士有朋友之道焉敢云責善竊願交相敦勉云爾南書房史官邑  
人查慎行撰



外祖妣羅太君遷墓記

外祖妣羅太君仁和儒家女外王父司李鍾公偏房也司李公為河南巡撫忠惠公次子積慶之餘孳繁衍有男子七人女子九人而羅太君出者三舅氏一早夭先淑人及歸吳世母其愛女也先泚人年十七來歸先大夫未幾外王父下世先泚人性至孝太君就養于吾家者十餘年順治辛丑歲大侵盜入吾室老人驚怖幾絕始避地僦居塘西時慎行甫十二嗣璪甫十歲太君愛憐不忍舍則并携以往俾從師受業恩勤有加余兄弟侍外祖母左右如依吾母膝下也癸卯冬忽不起疾先泚人親來視湯藥奉含殮權厝于博陸村忠惠

公墓旁距吾鄉百里而遙歲時必遣余兄弟往省奠醊惟謹辛亥夏  
先泚人屬疾伏枕踰時臨終呼不孝等泣而命之曰汝外祖母歿已  
九年一棺淺土吾日夜所疚心媿母吳又無子外家骨血惟汝兄弟  
他日幸有所立營吾葬時必遷汝外祖母之柩同歸一域九原之下  
庶幾魂魄相依也時三四兩弟尚穉弱皆環侍跪受命曰敬識不敢  
忘先淑人頷之目遂瞑嗚呼此壬子三月二十二日事也又六年而  
先大夫棄養余兄弟奔走衣食力未能營先人窀穸庚辰後余及二  
三兩弟先後成進士入史館丙戌十二月始得蒙 恩給假卜地西  
阡而寧吾親焉戊子春匆匆北葬適大兒克建離東鹿任需次還家

爰以先泚人之命命之其冬奉外祖母柩來遷距先父母墓西北三  
十步許及余長假歸田踰年仲弟亦以病告則墓木且拱矣每春秋  
展墓享祀必先子若孫咸在列自今而後先泚人之靈或以妥以侑  
乎既又慮其久而或替也議於祭產內撥令字田八畝永供外祖母  
烝嘗并刻石以詒後俾世世子孫勿忘所自出雍正三年乙巳外孫

查慎行謹記

